

运河南端 市井荟

吴理人 图/文

杭州市拱墅区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编

The old life of the southern tip of China's
grand canal in Hangzhou

序

Sequence

If we say that the eyes of the West Lake in Hangzhou, Su pen is thick makeup Marco Polo West girl, then the Grand Canal, the mother is feeding Hangzhou.

京杭大运河是杭州人的母亲河，千年运河水奔流不息，滋养着这片土地，也滋养着人们的心灵。位于京杭大运河最南端的拱墅区人杰地灵，这里的人们对运河充满感情，民俗风情画家吴理人先生用手中的画笔，绘制了一百幅杭州运河老风情画，集结成册取名为《运河南端市井荟》，抒发对运河的热爱之情，表达赤子之心。

吴理人先生是国家一级美术师，1957年3月出生在杭州一户知识分子家庭，从小对民俗文化耳濡目染，1998年开始举办杭州运河文化个人书画展，著有《运河杭州风情》等数十本书籍，对杭州本土文化有着浓厚的情结。二十多年来，他潜心研究运河风土人情，用笔墨丹青，把运河畔的历史旧貌、百姓生活、时令风俗，这些慢慢消失的东西定格在画作里，作为这座城市的遗传密码保留下来，他的《拱宸桥》、《湖墅八景》等作品，再现了农耕文明时期运河的市井繁华，是展示运河拱墅段人文底蕴的优秀力作。翻开这本《运河南端市井荟》，“老码头”“老腔调”“老民谣”“老习俗”“老风情”“老味道”“老手艺”“老行当”等八个门类的市井百态扑面而来，鲜活而温暖。每一幅画面均质朴生动、意韵丰厚，都能唤起老底子拱墅人、杭州人的旧日回忆，读者由此也可窥见运河南端芸芸众生生活的变迁。

运河文化生生不息，薪火相传，吴理人先生以书画形式记录运河风貌、追寻运河遗存，让人感动。希望先生在如歌岁月里，继续情系运河，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许明

2014年12月



序

If we say that the eyes of the West Lake in Hangzhou, Su pen is thick makeup Marco Polo West girl, then the Grand Canal, the mother is feeding Hangzhou.If we say that the eyes of the West Lake in Hangzhou.

吴理人是一位非常勤奋、努力的民俗画艺术家，我和许多史学专家教授，对他一直坚持不懈的“以画叙史”的精神和艺术成就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通过笔下跳跃舞动的线条，把杭州这座文化古城特有的气质和故事生动地表达出来，犹如小说家的白描功力，一幅又一幅的市井生活场景像万花筒一样，舒展在我们面前。

今年是现代绘画艺术大师、美术教育家徐悲鸿先生 120 周年诞辰纪念，我的母亲陈玲娟是徐先生的弟子，今年已 102 岁，她十分喜爱吴理人的作品，称赞道：“只有飞入寻常百姓家，接上地气，才能画中透出浓重的‘杭儿风’气息，才能说杭州话、讲百姓事，使作品小中见大，幽雅、闲逸而富于古趣。”她很有感触地说：“恩师徐悲鸿先生将求真作为自己的理想目标，纪念悲鸿先生，就是要继承他一生求真的精神。”吴理人把画说杭州当成了神圣的使命，在求真路上不断探索，在当下十分难能可贵，令人敬佩、感动。

如今的杭州，成了华夏之地最具幸福感的城市，但在这里生活的人们，大抵对当年的南宋少了份怀想。

漫步在皇城根下，曾经繁华荫盛的皇家御花园已无影踪。抬眼望，凤凰山这座曾经豪贵园林集中之地，早已为世人所淡忘。可是，仿佛时空里分明还飘荡着“筑九里皇城，开十里天街”的皇气，黄土之下分明还渗透着南宋王朝的弥香，御街上绫罗织造的手工作坊，林立的刻板印刷书铺，瓦肆里敲锣打鼓的“说书讲史”人，凤凰山下修内司官窑烧制的莹彻青瓷，码头边海内外货物集散的塌坊，分明还能辨得清他们吆喝生计的语调。

吴理人是一位用一生时间来画我们这座城市的民俗画家，几十年如一，他克服各种困难创作了许多佳作，如“湖墅自古繁华图”、“湖墅八景”，“花朝节”和“孩儿巷”，并出版了《钱塘里巷风情》、《武林坊巷志》和《运河杭州风情》等几十本有关杭州文化、运河的书，为我们这座城市留下了非常宝贵的地方文化作品遗产，非常难觅可贵。同样，杭州这座历史文化名城无意中也成就了吴理人，杭州这座天堂城市有今天，就是因为有白居易、范仲淹、苏轼、阮元等文人雅士，一代又一代深爱这座城市的人无怨无悔地留下宝贵文化遗产，才成就了我们这座美丽的城市。

吴理人画杭州运河历史文化的态度其实不都是纯粹绘画的单线条式的，这与他从小生活在这片土地有关，耳闻目睹常年体验形成的理念又多会心之处，这就是吴理人对画外功夫之选择与修养，为了创作杭州民俗文化，他寻求艺术如何接地气反映民间百姓生活和与对文化个性的选择相适应，静观默察外物与自身，宁静中自得形成自己与众不同的绘画风格。

吴理人为创作运河民俗画，一直在寻求中国画与中国民俗文化的表里关系，不断努力探索不停留在绘画表面形态中，而是希望从绘画的特色中深入到文化内涵之中，真正地将我国优秀的文化所包含的基本人生态度与基本精神情操转化成一种绘画语言，而不是仅仅局限寄托于某种物象或情境，在这方面民俗画语境的探索吴理人是成功的，走出了一条既尽可能保持江南原生态的旧貌，又追求形式美感，具有艺术感染力和时代特征的独特艺术创作之路。

在城市建设的大潮过程中，吴理人以艺术的形式，表达着他对城市发展的理性思考，他对自身认知的民间本塘草根语言用来主动去把握绘画对民俗文化的发展促进与造就，这既是中国民俗画发展中过程的核心问题，也是进一步让人们提高品味民俗画了解地域民俗文化他作了贡献。

赵一新

浙江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 原党组书记
杭州市历史学会 会长



目录Contents

序一 /003 序二 /003

老码头 /005

拱宸桥 /003 桥西直街 /008 富义仓 /008 卖鱼桥码头 /009 欢喜永宁桥 /010
广济桥 /011 乾隆御碑 /012 屋子桥 /015 西兴过塘行 /014 凤山水城门 /013

老腔调 /030

越剧 /015 京戏 /015 小热昏 /015 说大书 /015 杭州评词 /015
道情渔鼓 /015 吹笛 /015

老民谣 /056

新三年，旧三年 /015 外婆桥 /015 河里鱼多 /015 鹅过河 /015 一只鸡 /015
放鹤儿 /015 洋枪打老虎 /015 旱烟枪 /015 王婆卖瓜 /015 咏甸头菱 /015
冬瓜谣 /015 卖报童 /015

老习俗 /070

闹花灯 /015 卖花灯 /015 剪花纸 /015 烧香婆 /015 清明团子 /015
半山泥猫 /015 腌大白菜 /015 腊八粥 /015

老风情 /085

小河人家 /015 洗澡 /015 白兰花 /015 劈甘蔗 /015 捉螺蛳 /015
叫蝈蝈 /015 斗蚰蚩儿 /015 斗鸡 /015 耍猴 /015 落子无悔 /0155
打贱骆驼 /01 小人书 /015 西洋镜 /015 倒马桶 /015

老味道 /099

烧饼油条 /015 葱包烩儿 /015 油冬冬 /015 甜酒酿 /015 白糖棒冰 /015
爆米花 /015 烘番薯 /015 糖炒白果儿 /015 馄饨摊 /015
门板儿饭 /015 卤味摊 /015



老手艺 /105

篾匠 /015 白铁师傅 /015 运河石匠 /015 造秤修秤 /015 磨剪子，戥菜刀 /015
补碗 /015 补伞 /015 修车 /015 代写书信 /015 草药郎中 /015 绞脸 /015
刮痧 /015 修脚 /015 阉鸡 /015 弹棉花 /015 捏面人 /01 扇子 /015
杭绣 /015 西湖拐杖 /0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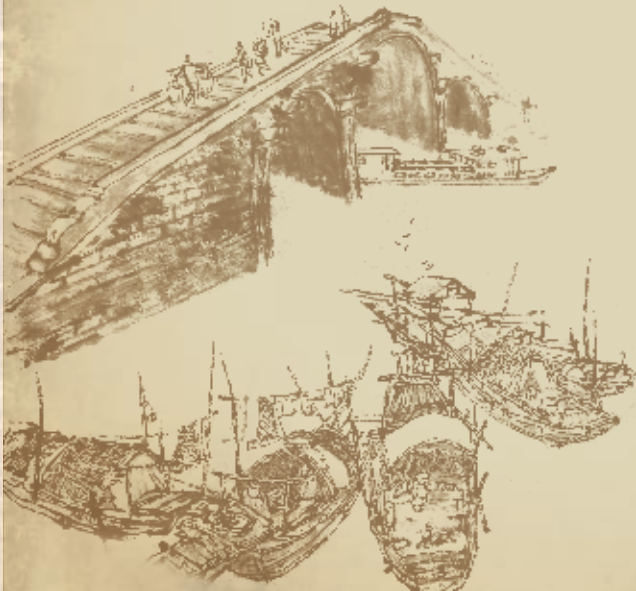
老行当 /130

杂货儿店 /015 酱酒店 /015 米行 /015 驴磨油坊 /015 豆腐店 /015
挑水阿二 /015 药店 /015 孵坊 /015 剃头店 /015 钟表店 /015
铁匠铺 /015 木行 /015 纳鞋店 /015 箍桶店 /015 卖门儿布 /015
摇咕弄咚 /015 锡箔店 /015 黄包车 /015 纤夫 /015

后记 /003

老码头

Old Pier



The old life of the southern tip of China's grand canal in Hangzhou The old life of the southern tip of China's grand canal in Hangzhou



2014年6月22日下午3点20分，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宣布：中国大运河入选世界遗产名录！这不仅仅是中国的大事，也是我们运河人多年梦想终于实现的大事！这天下午，在拱宸桥南戏楼举行的运河文化艺术节上，我当场创作了这幅68厘米×136厘米的《湖墅自古繁华图》，见证大运河申遗成功！这幅画被中国京杭大运河博物馆永久收藏并制成铜雕。

关于拱宸桥名称的来历，我今天想讲另一个版本。自古以来，我国的桥梁分为两种形状：平桥和拱桥。拱宸桥的“拱”就是与桥拱形有关。“宸”在字典里的解释是大屋子，如果你乘船看拱宸桥就会发现，它像造在水上的一座大房子，很有气势，非常壮观。我想这就是拱宸桥之名的来由了。老底子取名有讲究，从前如万物儿桥、仙林桥等是以当地有特定的建筑名称而取的，很好记，江涨桥、大关桥也是由当地特定的事由取名的。不像现在有些新街巷名字那样无厘头，让人弄不清楚为什么取这名。还喜欢洋名，搞笑不搞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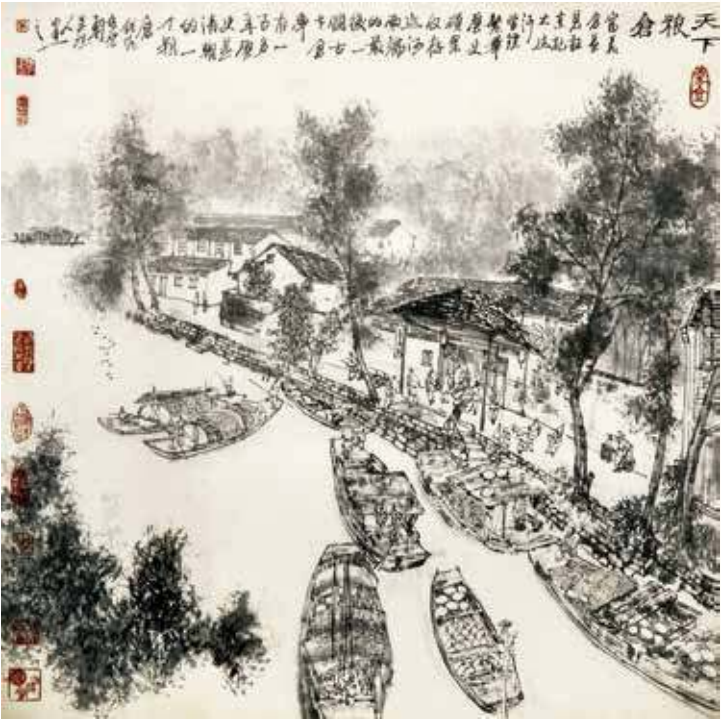
The old life of the southern tip of China's grand canal in Hangzhou



这是一幅十多年前写生于杭州拱墅区拱宸桥桥西的老景。那时要到桥西去只有两条路，一条是翻过拱宸桥，还有一条就是走污风迹渍、坑坑洼洼的和睦路，没有像现在那么多路可通。那个时候的桥西用杭州人话说，是乡巴佬儿住的地方，没人要去的，没想到短短十年时间过去，杭州人能在那里买到房算是不错的了。

拱宸桥自古繁华，但主要是在桥东，那里有杭州最早的江墅铁路火车站、电影院，有不少能听戏的茶园，如天仙茶园，有福海里，还有浙麻、杭丝联等工厂。桥西与桥东不一样，桥西直街周围主要是农田，工厂主要是杭一棉，当时叫通益公纱厂，是杭州最早最大的工业企业。当年我去写生时，桥西直街这条不长的街，尽管两边都开着杂货儿店、面店、小吃店等，还是蛮安静的，可能因为我去的时候快中午头，工人都还在上班、学生都在上课，街上人稀少，显得静静的。十年后再去环境全变了，变成旅游风景区了，那些小吃店、杂货儿店换成了咖啡店和中药店。拱宸桥桥西不仅变化很大，人文气息也越来越浓，还成为中国大运河的一个重要遗产点。杭一棉旧厂遗址得到保护，就是现在的扇博物馆。一只不起眼的丑小鸭突然变成了金凤凰，我们在惊奇时不要忘记感恩。

The old life of the southern tip of China's grand canal in Hangzhou



这是到现在为止大运河南端保护得最好的清朝粮仓——富义仓，我用写真手法重现了它当年的繁荣景象。从前杭州运河边蛮多仓库，历史都比富义仓久，如端平仓、仁和仓和临安仓，但都已成为历史。富义仓后来也住进“七十二家房客”，变得破烂不堪。十多年前我第一次看到它时，它已被列入拆迁范围，一个大大的“拆”字写在墙上。当我静静推开关着的木门时，看到左边已开始拆了，遍地狼藉。右边房子还完好，里面只有一位老太太还没有搬。她是一位退休的小学教师，她固执地不肯搬迁，因为她认为这建筑值得保护。她告诉我，她家隔壁邻居原先藏有一块高大的有关富义仓的碑，碑下有一个乌龟座子，因为拆迁乱糟糟的，这碑不晓得到哪里去了。我晓得后专门请浙江省电视台影视频道追踪过，无果而终，遗憾！

第一次去富义仓是为了画运河码头，当时就感到它与杭州别的码头不一样，尽管很简易，但仓库前有一个凉亭能为人遮风避雨，很有人性。富义仓能够有幸保留下来，得益于十多年前杭州不少民间人士的不断呼吁，没想到今天它成了中国大运河文化的一个重要遗产点。

The old life of the southern tip of China's grand canal in Hangzhou



老底子杭州有一句俗语：“城里小生意，湖墅大生意。”当年为这句话纠结了木佬佬时光，因为我从小在中山路长大，看到有很多大店都在中山路上，如高义泰、万隆、张同泰、万元红，心想：怎么城里是小生意呢？直到我几十年来画运河后才弄明白，城里都是做零售生意的，湖墅是做批发生意的。湖墅运河边有不少做批发生意用的仓库，如临安仓、仁和仓、富义仓。

有仓库就有码头。运河上旧时有一个码头很特别，叫卖鱼桥码头，在涨江桥北面。那时卖鱼桥码头主要接送苏班船和德班船停靠，杭嘉湖香客和游客基本上从这里上下，每天下午5点30分开船，第二天早上到苏州和德清，既经济实惠又省时，很受香客和游客欢迎。老底子湖墅还有两个有名的码头，一个老码头在河塍，曾经还是一个风景点，就在现在的北新关遗址。我几次路过都会停下来，坐在石坎上看看，想象当年码头热闹景象。另一个是新码头，在宝庆桥那里。新码头是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运河改造时消失的，据传康熙、乾隆皇帝来杭州就是从这码头上岸的，老底子学子赶考，也特意从这里走，图个荣幸。新码头遗址在现在仓基新村一带，我曾去过几次，望着脚下缓缓流淌的河水，不禁感叹，时光荏苒，人生如梦。

The old life of the southern tip of China's grand canal in Hangzhou



老底子杭州湖墅有“三塘五坝”，上塘河、下塘河、子塘河（子塘河现在叫“古新河”），德胜坝、石灰坝、猪圈坝、新河坝、会安坝，欢喜永宁桥就在上塘河上。现在猪圈坝早已消失，下塘河经这几年改造容光焕发，上塘河和子塘河仍旧在流淌，画中的欢喜永宁桥，桥畔已经成为风情街，很热闹。

我第一看见欢喜永宁桥完全是偶遇。那是二十年前，我在拱墅区书画协会工作，一次去上塘乡落实书画活动后回文化馆汇报工作。当时那一带遍地是纵横的河塘和田野，一望无垠。我为了早一点回文化馆，骑着自行车在高低不平的田埂上七拐八弯朝着运河前行，骑着骑着，一座我从没见过的古桥呈现在眼前。桥柱上雕刻的一只只憨态可掬的石狮子有点残破，台阶上长满青苔和野草，像很久没有人走过，桥下古运河的水在静静地流淌。我停车问一位正在桥旁边弄菜地的老农这座桥叫什么名字，老农抬头说：“李王桥！”我见不远处有几位妇女在几间老屋前干活，又向她们打听这桥名称，才晓得周围老百姓都叫它“李王桥”或者“里王桥”，却不太关心桥身上“欢喜永宁桥”这名字。这是一座建于清代乾隆三十五年（1770）的单孔石拱桥，长47米，宽6.5米，两边各有四十三级石阶。桥上有八根望柱，每个石柱上有一只石狮子，形态各异，木佬佬发厝。桥上还有桥联，如“北抵盐官，庆安澜于海甸；南环省会，瞻竞秀于湖山”。

The old life of the southern tip of China's grand canal in Hangzhou



广济桥，位于江南运河第一古镇塘栖，在杭州余杭区，南北向跨越大运河，是大运河上仅存的一座规模七孔石拱桥。

我第一次到古镇塘栖是五十年前，还在读小学，跟我姐去看她一位也姓吴的艺专女同学，她同学毕业后就回老家塘栖，在广济桥旁的一家绸厂搞设计。当我跟我姐第一次拾阶而上，就被广济桥的雄伟、古朴和秀丽的造型吸引住了。站在桥顶环顾古镇，河两岸是两排过街长廊和老屋，长廊后的老屋黑瓦白墙，运河上烟雨连绵，一派江南水乡味道。几十年后我在创作运河风情画时，常常会想起到塘栖的所见所闻，真想再到塘栖寻回我童年的梦。

The old life of the southern tip of China's grand canal in Hangzhou



清乾隆年间，为表彰浙江杭嘉湖一带通过运河年年按时交税和粮食，从不逃税，乾隆皇帝下圣旨免去浙江三十万钱粮，并在塘栖古镇立了这块御碑，这在当时可是件大事。乾隆御碑也见证了自古以来浙江人的勤劳与厚道。

The old life of the southern tip of China's grand canal in Hangzhou



画中画的是有着蛮老历史的一座桥，叫屋子桥，在杭州滨江区西兴老街官河路上。它横跨运河，是当地最完整，也蛮有特点的一座古桥，建于清代初期，也是中国大运河的重要遗产点。

说来我与这老街老桥蛮有缘。西兴老街上的灯笼闻名遐迩，三十年前我参与浙江电视台《穷秀才过年》《绍兴师爷》《翠姐姐回娘家》等电视连续剧的拍摄，需要灯笼都到西兴老街采购。每次去都会在桥上站一会儿，遥想当年两岸街市坊肆鳞次栉比，商贾云集，集散两旺，何等热闹。时过境迁，没有了旧时的繁华，但过过现在安安静静的生活也蛮难得。离屋子桥不远还有一个驿前码头，为唐宋时固陵驿遗址。唐代白居易有诗句这样描述：“烟波尽处一点白，应是西陵古驿台。”不过现在除了老街古风犹存之外，体会不到“烟波尽处一点白”了。

The old life of the southern tip of China's grand canal in Hangzhou



西兴过塘行，也是世界文化遗产中国大运河的一处重要遗产点，它位于杭州滨江区西兴老街官河沿岸，是浙东运河与京杭大运河的衔接点。

过塘行一般都处在水陆交通要道，数百年来，浙东的粮油、盐酒、茶叶、棉花、丝绸，还有木材等山货都从西兴过塘，再转运到中原各地，非常繁忙，西兴的过塘行就起到货物中转的作用。据《西兴镇志》载，清末民国时期，西兴共有过塘行七十二间半，鼎盛时，服务的挑夫、船工、牛车夫和轿夫有千左右，成为闻名江南的货物集散中心。

十多年前我第一次去西兴官河老街写生，就被当地蛮有地域特点的建筑、码头等吸引，尤其是被当地原住民那种淡然的生活方式所感动。在如此浮躁的社会，这种淡然实属难得。

凤山水城门

The old life of the southern tip of China's grand canal in Hangzhou



凤山水城门是杭州有古城墙历史唯一的、最好的物证。杭州早在隋朝就已经出现古城墙，直到民国才渐渐消失。凤山水城门能得以保留，非常幸运！它现在也成为中国大运河的一个重要遗产点。

我第一次看到凤山水城门，是三十多年前我小表姐出嫁，去杭州卷烟厂时路过这里。看到这里一片荒芜，凤山水城门像一个小土丘，老百姓在土丘上安逸地种着菜，城墙下的河两边，破破烂烂的棚户一直延伸到六部桥。若干年后再去那里，面貌全变了，我好几次去白塔、闸口、海月桥、南星桥写生路过，都会坐在这座古老的水城门边那棵柳树下，望着脚下流淌千年的河水，呆呆地坐上半天才缓慢地回家。

老腔调

Old tune



The old life of the southern tip of China's grand canal in Hangzhou



越剧，在杭州人的心目中是大戏，地位比京剧还高。原先住在我家隔壁头的外婆是个绍兴人，目不识丁，但她的半导体里每天都在放戏文，而且别的戏都不听，专听越剧，百听不厌。有时我都听烦了，她却一点也不，还把声音放得很大，因为她有点耳背。一高兴，在搭出来的厨房里喝几口绍兴老酒还能哼上几句越剧来，尽管牙齿没了口齿不清，但我还是听得出是在唱“梁祝”。

杭州人为什么喜欢越剧？杭州有一俗语，叫“萧山萝卜绍兴种”。改革开放前的杭州，绍兴人占绝大多数，我以前的同学，只要问他们祖籍，基本都是绍兴人。杭州人也特别喜欢吃绍兴的霉制品，霉干菜、霉豆腐、霉冬菜等。而越剧的前身，就是绍兴嵊县一带马塘村一带流行的说唱形式“落地唱书”，又叫“的笃班”、“绍兴文戏”。民国14年（1925）9月17日，刊登在上海《新闻报》演出广告中首次称它为“越剧”，一直叫到今天。当代越剧表演艺术大家袁雪芬就曾在拱宸桥演出，再从杭州走向上海的。

The old life of the southern tip of China's grand canal in Hangzhou



南方人喜欢看越剧，北方人喜欢看京戏，但杭州人跟京戏很有缘，就是因为杭州出了个盖叫天。盖叫天原名张英杰，号燕南，河北高阳人，是一位京剧武生名家，他继承南派武生创始人李春来的表演艺术，又吸取了其他表演艺术的长处并结合个人条件加以发展。尤其到了杭州，在拱宸桥天仙茶园等舞台演出剧目《武松》《狮子楼》等戏后，名声大振，戏迷们都叫他“活武松”。从此形成了南派短打武生又一个重要流派，世称“盖派”。盖叫天也被称为“江南第一武生”。

The old life of the southern tip of China's grand canal in Hangzhou



小热昏，那是杭州城里的“本塘”，地地道道的地方戏，不仅风趣而且幽默。因为蛮发脍，非常受老杭州人的欢喜。有着百年历史的小热昏，一面小锣鼓，一张条凳，一盏小煤油灯，一小面小热昏非常有代表性的广告旗，还有一只卖梨膏糖的小箱子，就那么简单，串街走巷说唱老底子杭州城里的逸闻趣事。现在的拱宸桥桥西老开心茶馆就传承着这门说唱艺术，在中国非遗文化传承人周志华的带领下，老树生新芽，一年比一年壮实，成了运河南端城市民俗文化的一张名片。

The old life of the southern tip of China's grand canal in Hangzhou



老底子杭州有不少专门听书的书场，如大华书场。说书从前在茶馆里也比较普遍，我住在贯桥时，隔壁茶馆每天有两场说书，下午一场，晚上一场，生意很好，每天爆满，迟一点去连凳子都没有。我那时还蛮小，往往趁大书先生讲得劲道实足、听书人听得津津有味时溜进去，钻到桌子底下捡香烟屁股给我爷爷重新做香烟抽，香烟壳自己玩。有时听说书先生讲到三英战吕布、鲁智深野猪林救林冲等精彩故事时，竟忘了捡烟屁股，坐在地上或扒在窗台上听起书来。时事如烟，往事皆成了故事。

The old life of the southern tip of China's grand canal in Hangzhou



杭州评词，俗称“杭州小书”，它与杭州评话（说大书）不一样，用杭州方言说唱，大都是才子佳人的故事，如《白蛇传》《珍珠塔》《黄金印》。一部书最起码要讲十天半个月，而且蛮吊听众胃口，往往讲到要紧关口，说书先生突然刹牢，一声“要听下面分解，请各位在座的父老乡亲明天会”。第二天，听书人不要通知就老早老早抢好位子，泡上一杯龙井茶或茉莉花茶，叽哩喳喳分析起昨天故事里主人公的命运来。

杭州评词老底子旧茶楼基本上都有，我蛮小时就常常趴在贯桥茶馆窗户外面听评词，经常是刚刚听得津津有味时突然刹牢，心里难过死了，回家后牢牢记挂着。

现在已经很难寻到这样的茶馆了，拱宸桥桥西的老开心茶馆还有老艺人在说唱老底子杭州评词。尽管不太听得懂，但只要静静听，慢慢回味，还是听得进去的。泡上一壶茶，浮生偷得半日闲，很划算。

The old life of the southern tip of China's grand canal in Hangzhou



我最早见到杭州城里街头巷尾拿着渔鼓挨家挨户说唱的人是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那时我住在我的出生地中山北路贯桥。一个精干巴瘦的老头，戴着一副圆形黑眼镜，留着一撮山羊胡须，身穿油迹斑斑、打着补丁的黑色道袍，腰上还挂着一个酒葫芦，唱到高兴时，喝一口酒，手上的渔鼓被他弹得更加响，砰砰砰地发出有节奏的声音。这时他已经弯得像虾儿一样的身子开始舞动起来，全然不顾自己是盲人，嘶哑的喉咙唱出来的低沉声调慢慢吸引木佬佬人围观，有人开始在他面前扔钱。他每次来，都是由一个女孩牵着他的手慢慢走，常常会出现我家门口。那时我还蛮小，根本听不懂他在唱啥，只晓得怪怪的，很好奇。我有时候也会与别的伢儿一样跟着他们后面起哄，感到蛮好玩。自从“文革”开始后不久就再也没见到他。

道情渔鼓老早时是修道者超凡脱俗的一种情操的表述载体，源于唐代《承天》《九真》等道曲，到了南宋开始用渔鼓、筒板伴奏，所以称“道情渔鼓”。以民间故事为题材，深受底层老百姓喜欢。在老底子杭州运河边上，常常能看到一些船民和劳工在傍晚休息时光请一位说唱人来一段道曲，解解闷，消消烦。

“家贫境胜心无累，名重官闲口不论。惟有道情常自足，启期天地易知恩。”今借唐代杨巨源诗收尾。

吹笛

The old life of the southern tip of China's grand canal in Hangzhou



画中画的是卖笛的情景，老底子杭州街头蛮多的。本来吹笛是一门高雅的娱乐，但为了生计，一些艺人不得不用笛声来吸引人们。我有次在街上走过，看到一位卖笛人背着长挎包，包里装着不少笛子，见有人围观就非常认真地站立，腰部笔直，胸部自然张开，头正，肩平，眼前视。然后双手举起笛管，左手握笛头，右手握笛尾，两肘自然下垂，嘴唇自然闭合，将吹置于嘴唇下沿，对准吹孔，一阵悠扬的笛音便从他唇边飘了出来。

老民谣

Old folk



The old life of the southern tip of China's grand canal in Hangzhou



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这是老底子普通百姓的生活。那时候家里孩子多，衣服老大穿了老二穿，到老三穿的时候，已经补上补丁了，但是很干净清爽。用现在时髦的话说，叫低碳生活。

The old life of the southern tip of China's grand canal in Hangzhou



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外婆门口
跌了一跤。外婆请我吃年糕，糖蘸蘸，
多吃一块，酱油蘸蘸，少吃一块，盐
蘸蘸，我不要吃。

The old life of the southern tip of China's grand canal in Hangzhou



天上星多月不明，地下山多路不平。世
上人多不太平，朝中官多出奸臣。田里虫
多收成少，河里鱼多水不清。这则歌谣非
常通俗，却很有人生的哲理。

The old life of the southern tip of China's grand canal in Hangzhou



今天将一首落底毛的儿歌献给大家：鹅过河，河渡鹅。很有意思。哥哥弟弟坡上坐，坡上困着一只鹅，坡下流着一条河。哥哥说：宽宽的河。弟弟说：肥肥的鹅。鹅要过河，河要渡鹅，不晓得是鹅过河，还是河渡鹅？

The old life of the southern tip of China's grand canal in Hangzhou



一只鸡，二会飞，三个铜板买来的，四川带来的，五颜六色的，骆驼背来的，七嘴八舌的，究竟怎样的，实在没有的。

The old life of the southern tip of China's grand canal in Hangzhou



鸪儿鸪儿飞得高，回来吃年糕，
鸪儿鸪儿飞得低，回来饿肚皮。

The old life of the southern tip of China's grand canal in Hangzhou



这个我们小时常唱的民谣，蛮有哲理，它告诉我们一个非常质朴的做人道理：痢痢背洋枪，洋枪打老虎，老虎吃小孩，小孩抱公鸡，公鸡啄蜜蜂，蜜蜂叮痢痢。

The old life of the southern tip of China's grand canal in Hangzhou



头戴紫金观，身穿竹竿巷。
火烧打铜巷，窜出衙教坊。

The old life of the southern tip of China's grand canal in Hangzhou



今天再讲一个毛早毛早以前的运河俗语，
有做人道理在里头：王婆卖瓜又卖花，一边
卖来一边夸。又夸花，又夸瓜，夸瓜大，夸
花香，夸来夸去没人理睬她。

The old life of the southern tip of China's grand canal in Hangzhou



老底子杭州运河边出产老菱，很有名的，小时候曾吃过，后来随着城市化而消失了。清代有一位叫丁敬的文人写了首《咏甸头菱》赞美它：“菱芰乘时比岁供，甸头名色噪吴侬。豚团混混鱼绒口，角短螺螺鹿起草。生剥雪肤愁爪损，熟餐霞髓溢唇浓。老夫也是闲知味，佐以壶觞酌一钟。”

The old life of the southern tip of China's grand canal in Hangzhou



打工者说：今日冬瓜，明日冬瓜，再吃冬瓜，回报东家。老板说：我的冬瓜，不比别家，去籽刨皮，赛过肉价。

卖报童

The old life of the southern tip of China's grand canal in Hangzhou



啦啦啦，我是卖报的小行家。大风大雨满街跑，一边跑来，一边叫：今天的新闻真正好，一个铜板就能买两份报。这是儿时从父辈那里学来的儿歌，本来是一首酸酸的歌，今天我在运河博物馆画此画的时候，周围很多围观的游客读来变成另一种味道。唉，世界确实不一样了。

老习俗

Old customs



The old life of the southern tip of China's grand canal in Hangzhou



每年的农历正月十五元宵节，是中国老百姓过完新年后第一个传统民俗节，这一天，家家户户的男男女女、老老小小都打扮得清清爽爽，出门去看花灯。因为过了这一天，过年就结束了，人们开始工作的工作、做生意的做生意，读书的读书，一切都回到以往。

我对元宵节的最早印象，是五十年前骑在我爷爷肩上去西湖边少年宫门外广场至六公园一带看花灯，到处都是人，黑压压一片，各式各样的灯笼，有龙、孙悟空、猪八戒、兔子和公鸡等，有的会动，有的会转，蛮热闹。看着看着我就睡着了，第二天大人问我昨晚灯笼好不好看，我像没有睡醒似的傻傻地笑着……

The old life of the southern tip of China's grand canal in Hangzhou



元宵节观灯，早已成为中国老百姓一年一度的自发活动。我喜清静，好多年没有夜里赏灯了，今年元宵夜与中国文化报记者有约，从家里出门，穿过运河广场，再翻过拱宸桥去桥西老开心茶馆。整个运河广场上黑压压全是人，平时几分钟的路我走了将近半小时，这哪是走，完全是被挤过去的，用古人“火树银花不夜天”来形容再恰当不过。当我回家时，看到广场外和街上有不少卖荷花、白兔和龙马小灯笼的，行贩被大人小伢儿团团围住，我本想走过算了，回头一想，中国人喜欢讨一彩头，图一吉利，于是买了一个荷花小灯笼。宵节时有娘舅送灯笼的传统习俗，寓意“好日子照旧”，不晓得何时起没了，这倒让我这个老娘舅快活了，省心！还是把花灯带回家自己赏吧。

The old life of the southern tip of China's grand canal in Hangzhou



剪纸，我们叫剪花纸儿，是中国木佬佬老的民间艺术，有几千年历史。它来自民间草根，很有地域文化气息。老底子杭州城里的老百姓也有此习俗，每逢过年过节都喜欢张贴剪花纸儿。我小时光喜欢看大人剪花纸儿，把喜鹊报春、竹报平安、鲤鱼跳龙门等图案贴在窗门玻璃上和门板上，蛮好看。“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剪花纸儿也因被视为小资产阶级行为而消失，直到改革开放，人们才突然发现这是我们民族的根。

The old life of the southern tip of China's grand canal in Hangzhou



昨天农历春分，也就是说，从今天开始昼长夜短了。看到周围春意暖暖花儿开的景象，想到清明节也就不远了。每年的清明节前，杭嘉湖一带好像约定好一样，一大堆一大堆非常虔诚的烧香人来杭州天竺、灵隐、净慈等寺庙烧香。顺便带回杭州特色的天竺筷、西湖绸伞、张小泉剪刀、西湖小花篮和王星记扇子等产品，这些都是必买的，这已经成为杭州运河上一道不可或缺的风景。

The old life of the southern tip of China's grand canal in Hangzhou



每年的清明节，杭州人都有一个无需言明的俗定，这一天要吃清明团子，因为那是对自己先祖的敬畏，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尊重。老底子杭州人家自己做清明团子，我家就一直延续至今。家门口种着一大盆艾叶，每到清明节前一天，我女儿嫻儿都会亲自动手采摘艾叶嫩头做清明团子，第二天供在亲人坟上，表示思念。

The old life of the southern tip of China's grand canal in Hangzhou



半山泥猫，道道地地的拱墅运河特产，出产于半山娘娘庙。据地方志记载，北宋末年，赵家王朝灭亡，南宋高宗赵构被金兵追赶，从北面一路逃到杭州半山。就在他无路可逃时，遇见一位清纯的倪姓养蚕村姑，便向她求救。村姑见此情形，让他向东逃，自己向后面的追兵撒沙，弄得金兵分不清方向。金兵追不到赵构，一怒之下将她杀了。后来赵构在杭州当了南宋皇帝，突然有一天想到曾有一位村姑救过他，派人寻找，才知她已被害。为纪念村姑特地造了一座庙，当地百姓知道后纷纷参与，感恩她平时经常帮助他人养蚕种桑，尤其她养的猫很有灵性。所以每年清明前后，杭嘉湖一带人们都来半山娘娘庙烧香，并请一只泥猫回去，祈求平安，来年丰收。画中画的就是这个泥猫。

The old life of the southern tip of China's grand canal in Hangzhou



昨天下午去菜市场买菜，看到有冬腌菜在卖，想起家里还有一株冬笋，赶紧买了些回家。好久没吃冬腌菜炒冬笋了，这是一道地地道道的杭帮菜，叫“冬白二清”，又叫“二冬”，是杭州一般人家过年必上的一道菜。老底子每年冬至开始，家家户户杭州人都开始腌大白菜，我家腌菜的活几乎都是我包干的，大约我十岁就开始了。爷爷说我属鸡，所以腌出来的菜鲜。

腊八粥

The old life of the southern tip of China's grand canal in Hangzhou



我最早什么时候吃腊八粥已经没有记忆了，最新记忆是杭州拱墅区半山娘娘庙的老倪，这些年来，每年农历十二月初八之前煮好腊八粥，当天一大早就开始在运河广场送“佛粥”。前几年我去栖霞岭写生，看到洞口有一批大婶大伯在一口口大锅里烧东西，我走近一问，原来他们在烧腊八粥，才晓得第二天就是腊八节了。

腊八节这天，我国民间有吃腊八粥的习俗。南宋吴自牧撰《梦梁录》载：八日，寺院谓之“腊八”，大刹寺等俱设五味粥，名曰“腊八粥”。此时寺庙已有送“佛粥”的传统，而在民间，腊八煮粥也已成民俗。

杭州人煮腊八粥一般都用胡桃仁、松子仁、芡实、莲子、红枣、桂圆肉、荔枝肉等，香甜味美，食之祈求长命百岁。

老风情

Old style



The old life of the southern tip of China's grand canal in Hangzhou



画中的老屋多在杭州蹙脚弄堂里，十多年前我第一次去小河直街写生，看到运河边也有不少这样窝居的房子。本来一层普普通通简单的平房，因家中人口增多，只好向上搭建一个阁楼，非常简陋，连人都站不起来，每晚爬竹梯子钻进去睡觉。沿河后门头搭一个老灶头方便烧菜煮饭，因为河上常有人划着小木船推销油冬儿、瓢儿菜、药心萝卜、芹菜、茼蒿笋和荸荠等蔬菜。这样的老灶头烧饭地方只能是“临时户”，因为如果遇上黄梅雨或暴雨，运河河水猛涨，厨房就遭殃了，常常会被淹没掉。屋子的中间是活动空间，本来就只有二三十平方米大小，用一道板隔成两间，前面算客厅，后面就是卧室了。很拥挤、凌乱，走进要去小心，不然碰坏地上的瓶瓶罐罐就麻烦了。不过蛮有生活味，很有特点，生活在那里的人蛮淡定，习惯似的，从不埋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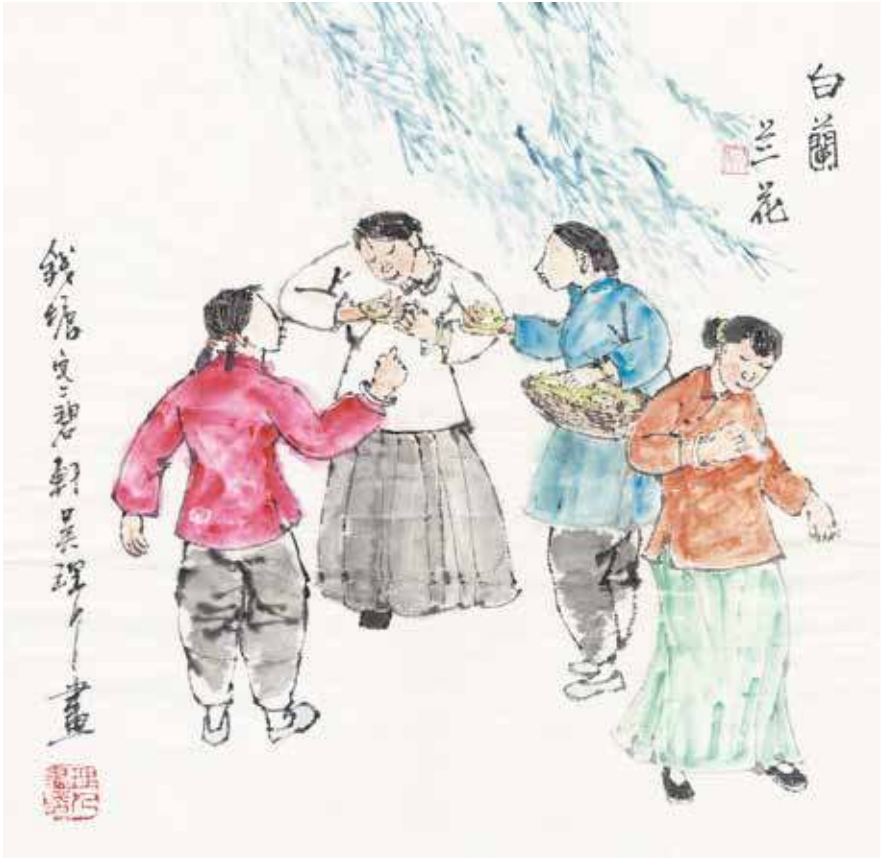
若干年后，我画了小河全景图，被中国京杭大运河博物馆永久收藏，创作的冲动是因为梦中见到它千百回，恍惚中以为是我的家了。

The old life of the southern tip of China's grand canal in Hangzhou



洗澡，可是我们小时光夏天最快乐的事情。大人们都忙着搞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去了，你斗我，我批你，全都是为了反帝反修，工厂为此停工，学校也停课，那我们这些小学生干什么呢？玩！从早到晚没命地在宝石山、玉皇山和吴山上玩，爬上钻下，肚子饿了没钱，看看山脚农田种的番薯、药心萝卜等无人看管，挖来充饥，吃饱了继续，直玩到天黑。回到家整个人已经黑不溜湫，就在院子的井里拎几桶水洗澡。几小伙伴互相冲洗互相叫骂，搞得满地湿漉漉的，大人看见了骂一声：这帮小鬼，疯煞了！几十年后，杭州日报报道关于井的故事专题采访过我，我说，那是我最快乐的地方和时光。

The old life of the southern tip of China's grand canal in Hangzhou



白兰花，老底子杭州女人都喜欢。小时候，我每次看见我奶奶在自己的胸前佩戴白兰花时，就晓得戴白兰花的季节到了。这时，常常可看到街上有佩戴白兰花的女子，手臂上挎着一个扁扁的、长长的竹篮子，篮子里铺着一块湿毛巾，毛巾上放着一朵朵白兰花，用白兰花叶子衬托。她边走边叫“白兰……兰花”，惹得杭州女人个个动心。这已经成为杭州女人的一种时俗，每逢春夏季节，杭州姑娘大婶在胸前戴上，一股淡淡的馨香飘过杭州大街小巷。据说杭州女子喜欢佩戴白兰花也就百年历史，是从上海摩登小姐那里传过来的。解放前，杭州一般女子只能看看，没钱买，也怕别人说“噶洋气”，难听，但学堂里的女生已经开始流行。解放后就不稀奇了。前几年还有人卖白兰花，这几年物价变化太大，像这样的小生意做的人少了。

The old life of the southern tip of China's grand canal in Hangzhou



我们小时光不像现在伢儿那样受大人宠爱，不上学待在家有得看电视、玩电脑。但我们冇佬佬多隔壁头邻居年纪差不多大的小鬼头儿，可以一起玩。玩，是小鬼头儿的天性，那时我们除了滚铜板、拍洋片儿、打弹子和躲猫猫果儿等外，有一样毛受男孩儿喜欢的事，就是劈甘蔗赌输赢。

劈甘蔗，要拿一把长刀，然后几个参加的人各自拿出同样的钱合买一根甘蔗。那时国家很穷，我们小老百姓的伢儿更不要说，口袋里能有一二毛钱的比现在的土豪还牛。劈甘蔗的甘蔗有讲究，首选青皮甘蔗，因为青皮甘蔗韧性好，有弹性不易折断，味道比红皮甘蔗甘甜。甘蔗要直不能弯，上下要一样粗，便于劈。谁劈得多谁就赢，谁就吃得更多，谁就是本事大，光荣。劈甘蔗时，先站在条凳儿上往下劈，一般都会选二三米长的甘蔗，技术好的，先拿刀稳定甘蔗，一刀劈下去顺势有一米左右。接下去的人亏了，所以赌之前要抽签，由最后抽的人根据人选，拔一根甘蔗叶子，撕成长短不一的，捏在手上让人抽，抽到最长叶子的第一个劈，后面按长短排队，蛮有意思。有时候没事，想起小时光因有人抽签作弊懊恼吵架的情景，会独自发笑。

The old life of the southern tip of China's grand canal in Hangzhou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刚开始，我国的经济用一个“穷”字来形容比较合适，能够到周围池塘河里捉螺蛳摸河蚌回家，成为餐桌上一道美味，那可就是我们这些男伢儿的骄傲。那时我结婚有孩子不久，幸运地作为无房户在单位分配到一套二十多平方米的简易砖木结构楼房安居，这在当时已经相当不错了。房子在米市巷临街，家的对面就是大运河，有空时我喜欢带着女儿嫻儿去运河边玩，经常看见有人在运河岸边石坎上捉螺蛳，卷着裤脚在河里摸河蚌，见此情景，我就会想起我的少年时光，和那些与我一样大小的小伢儿在武林门轮船码头炼油厂旁边的运河里捉螺蛳、摸河蚌、水上嬉戏的情景。我额头上的一块小疤就是那时留下的。一次打水仗时，不晓得谁无意将一块河底的小碎石漂起，砸在我的额头上，当场流血，吓得大家不晓得怎样好。回家想偷偷包扎一下，还是被大人发现，责骂一通。

The old life of the southern tip of China's grand canal in Hangzhou



叫蝈蝈，杭州人又叫“叫哥哥”，与蝉、蟋蟀号称三大鸣虫，主要分布于河北、河南及江苏等地，杭州的叫哥哥主要来自河南和苏北。每年夏天六七月份，杭州城里头到处都有人挑着一串串的叫蝈蝈，那“唧唧唧”的声音，不用行贩吆喝，老老小小就晓得卖叫蝈蝈的人又来了。杭州人历来视蝈蝈为宠物，我每年遇到都会买几只，每天喂它一二颗鲜毛豆就行。在闷热烦燥的夏天，把它挂在窗外或床头听听，既能消遣娱乐，又能使自己安下心来，多舒服。

The old life of the southern tip of China's grand canal in Hangzhou



小时光，每到夏天晚上，我们这群小朋友都会到墙角落去寻蛐蛐儿声音，或者到天水桥外半道红一带痢麻田里，猫着腰捉蛐蛐儿。一手拿着蛐蛐儿网，一手拿电筒，裤腰带上系着关蛐蛐儿的竹管，忙上大半夜，直到满意高兴而回。这一夜，是一个偷着乐的夜晚，因为我们都是瞒着大人偷偷出去的。第二天那可热闹了，在法国梧桐下，各自拿着昨晚的战利品，团团围着，看一场春秋战国大战。

The old life of the southern tip of China's grand canal in Hangzhou



画中画的是我们小时光斗鸡的情景。斗鸡，在我国民间有悠久的历史，最早的斗鸡记录见于《左传》。到了唐朝，斗鸡成风尚，老百姓喜欢，皇帝老儿也喜欢，唐玄宗就是一位粉丝。斗鸡在唐代还开过两个蛮有名的国际玩笑，一个王勃因鸡被罢官，一个贾昌因鸡而晋爵。

斗鸡在我们那个枯燥无味的年代确实是一种蛮有趣的娱乐活动。将两只性情凶猛的公鸡放在一起，大家围着看。只见两只公鸡低着头，撇着翅膀朝对方慢慢走过去，一下子飞扑过去，激烈地开始互相啄咬起来，又相互用距劈击对手，一上一下很激烈。斗到疲惫不堪纠缠在一起时，用棒儿将它们分开。一会儿，又重新投入争斗，直到有一只公鸡败下阵来。这时已是满地鸡毛，鸡冠流血，啼叫无声。

The old life of the southern tip of China's grand canal in Hangzhou



耍猴，是走街串巷杂耍卖艺的一种活计，老底子杭州街角弄堂里蛮多。这些耍猴卖艺人基本上是河南人、安徽人和山东人，他们每到一个地方，先绕场走一圈，锣鼓先“哐哐哐”敲一顿，看到人被吸引得越来越多时，就有一位卖艺人出场大叫：“各位父老大婶、兄弟姐妹，今天兄弟初到贵地，请多多包涵，有钱的出钱，无钱的捧场，谢谢大家！”然后开始表演。第一个出场的是猴子，穿着一身马甲，傻模傻样地从木箱子里拿一顶草帽戴在自己头上，卖艺人一手拿着鞭子一手牵着它绕场敬礼走一圈，这憨像没走上半圈已经引起围观的人哄笑，尤其是小伢儿看了特别高兴。没多久，就有一位拿着盘子的卖艺人走到你面前向你耍钱。当你看猴牵羊骑在羊背上表演欣欣然时，表演者又开始介绍他的祖传秘方来了。

The old life of the southern tip of China's grand canal in Hangzhou



落子无悔，是下象棋的潜规则，如同做官一样，官场也有不为人知的潜规则，不然就乱了套。四十多年前，全国人民像吃了鸡血一样控制不住内心的狂热，响应号召参与“文化大革命”去了，学校也不上课了。我们这些不晓得什么叫无产阶级，也弄不清什么叫资本主义的毛头伢儿，只能待在家门口杀几盘象棋消磨时光，从早杀到晚。尤其是夏天夜里，吃了夜饭后，将竹椅板凳搬到马路边的路灯下继续。那时我住在中山北路311号，门口有一口井，一棵高大的法国梧桐树，一盏路灯，隔壁头邻居就喜欢围着看下棋，每天很热闹。不过街上也很热闹，一批又一批人骑着自行车，戴着藤帽，拿着铁棒，脖子上挂着口哨，腰上系着宽皮带，臂上系着“誓死捍卫×××”的红色臂章，“滴滴滴”吹着哨子。刚开始看到他们威风凛凛的样子怪吓人的，后来习惯了，他们造他们的反，我们下我们的棋。

The old life of the southern tip of China's grand canal in Hangzhou



打贱骆驼，是我们小时光搞得最多的耍子儿。有钱的话，旁边小店里买一只旋陀螺，没钱，我们自己做。一点也不难弄，先寻一根粗细差不多的棒儿，一头锯平，一头削尖，嵌上一颗铁珠珠儿就做好了。这种铁珠珠儿，旁边修自行车店里就有得捡，没有的话向老师傅要一颗，一般只要嘴叫得甜一点都会给。打旋陀螺，一手捏一根棒儿，棒儿上系一根麻绳，要牢固固的，不然一打就断。一手捏陀螺，稍微离地用力旋转，然后马上顺着陀螺打，打，不停地打。这种搞搞儿游戏在冬天是我们的最爱。“打贱骆驼”，那也是杭州人对不听话的小伢儿的一句俗语。

The old life of the southern tip of China's grand canal in Hangzhou



现在看小人书的小伢儿不多了，可能跟有了电脑、电视机有关。我们小时候没有这些，要晓得历史，就是看小人书。我今天能走上研究中国民俗文化这条路，就是从看小人书开始的。我出生在杭州中山北路贯桥这条老街上，它曾经像现在京城的长安街，街两边开满各式各样的店，有酒店、棉花店、眼镜店、蜡箔子店、毛线店，有咸盖店、肉店、豆腐店、布店、棺材铺和当铺，等等。只要你晓得的，都有。

我家正对面，穿过马路就是一家二十平方米大小的小人书店，只经营租看，每天店面敞开，三面墙上挂满各种小人书。厅堂里放着几排长条凳，供看书的坐。那时我还没读书，下午一两点，我爷爷就让我去对面小书店花一二分钱租一本小书来，他给我讲小书里的故事，每天雷打不动。就这样，我从小晓得了《水浒传》《三国演义》《封神榜》和《西厢记》等等。

The old life of the southern tip of China's grand canal in Hangzhou



看西洋镜，是我小时光的一种游戏，蛮发属的，但价钱很贵，看一次要一分钱。在那个还没有电视机、电脑和游戏机的年代，能在一只大木箱里看到五彩缤纷的画儿，不晓得有多少高兴，能有钱看上一回，比今天的土豪到洋人那里触霉头还要牛，弄得旁边一起来的伢儿心里痒痒的。现在到河坊街，看到有小时光的西洋镜，真想满足一下小时候的愿望看一回。唉！再也回不到过去了。

倒马桶

The old life of the southern tip of China's grand canal in Hangzhou



倒马桶，那可是杭州城市里的一道风景线，每到傍晚，家家户户都会很自觉地将各家的马桶抬到马路旁边排成一行或二三行，等待环卫处的人来收拾。毛早以前化肥是稀奇货，一般农民用不起，只晓得方便，产量好，更不知道会毒害土地。而粪是农民的宝，杭州农民曾经为争粪多次发生打斗，最有名的一次是民国时发生在粪便集散地横河桥下，因长年粪不够，有人想独霸，挑逗几批农民（确切地叫“粪农”）大打出手，结果打伤多人，还有死的，非常吓人。不晓得什么时候开始，城市发生巨变，倒马桶已成为历史。画此画是为了追忆我们曾经的生活，以及留给我们的故事。

老味道

Old flavor



The old life of the southern tip of China's grand canal in Hangzhou



烧饼油条，以前是老百姓在家来不及吃菜泡饭时的主要早点，带着方便，一边急急忙忙赶着去上班或者是上学，一边拿着吃。老底子的烧饼油条有一股纯米香味，吃到肚皮里，香味留在嘴巴里。可自从有了地沟油、肥皂粉等，见到烧饼油条就有一种拼死吃河豚的感觉。这种传承了几千年的民间普通小吃，被现在昧着良心的人糟蹋成这样，唉！无语！画此画只是为了怀念那再也吃不到的味儿，仅此而已。

The old life of the southern tip of China's grand canal in Hangzhou



葱包烩儿，这是杭州人的叫法，也是杭州特色名点心之一，蛮有名的小吃。以前杭州巷头巷脑都有得吃，现在可能要到大的景点才看得见，如运河拱宸桥桥西头就有得买。

葱包烩儿的做法蛮简单，先将现有的油条和小葱裹在春饼内，在平底铁锅上放点油，压烤至春饼脆黄即可，然后涂上甜面酱或辣椒酱，就好吃了。我小时候去百井坊巷读小学，看到巷口拐角有人在做葱包烩儿，时常会买一副填填肚皮，解解馋。

这葱包烩儿还有故事，与杭州人崇拜的大英雄岳飞有关。早在南宋时，抗金英雄岳飞被奸臣秦桧等人以莫须有的罪名害死，老百姓敢怒而不敢言。于是老百姓用自己的方式发泄愤怒，将秦桧与他老婆用面粉做成小人状绞在一起，丢入油锅煎炸，以泄心头之恨。还不够痛快，又用平锅加油再压烩。为了避嫌，将木字旁的“桧”改为火字旁的“烩”，这就是“葱包烩儿”的由来。

The old life of the southern tip of China's grand canal in Hangzhou



油冬冬儿，这是不晓得什么朝代流传下来的最本塘的杭州小吃，很有味道。一个小小的用铁皮做的小小的平底斗，先将萝卜丝放入用水打好的面粉糊里，倒在平底斗内，放入油锅慢慢煎，一只油冬冬儿就做好了。与葱爆烩儿、烧饼油条一样，是小时光读书去没有来得及吃早饭时的必吃之一。有时学校下课肚皮饿了，也会溜到巷口买一副填填肚皮，蛮落胃的。油冬冬儿即使在那个疯狂年代也没有被当作资本主义批判，老百姓仍旧木佬佬喜欢。现在，我有时还会买一只解解馋。

The old life of the southern tip of China's grand canal in Hangzhou



甜酒酿，是深受人们喜欢的传统食品，用蒸熟的糯米拌上酒酵发酵而成。

老底子杭州街头巷尾，常常可以听见有人挑着担子叫卖：“小钵头甜酒酿”，“甜酒酿要否”。那些叫卖甜酒酿的人，挑着一副担子，两头各一只椭圆形竹篮，上面用红布头盖着，下面装着一钵头、一钵头甜酒酿，甜酒酿中间有一个凹坑，里面溢满了甜酒汁。

今天是中秋节，是我国民间四大传统节日。民间有句俗语：春节不团圆没事，中秋一定要圆满。所以从前杭州人家都有吃甜酒酿烧小圆子冲蛋的传统，象征一年圆圆满满，甜甜蜜蜜，吉祥如意。

The old life of the southern tip of China's grand canal in Hangzhou



白糖棒冰，一支再简单不过的棒冰，用白糖加水做成，一张纸包着，中间插一根圆竹棒冰棍儿。夏日里来上一根，那个幸福不要说了。小时候每到夏天，就有人串街走巷，背着或用备轮车推着一只大木箱子，里面用被子裹着赤豆棒冰和白糖棒冰（赤豆棒冰比白糖棒冰贵一半，一般我们都买白糖棒冰，二分钱一支，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涨价到一毛钱一支），用一根短木棒子裹一二张棒冰纸拍打木箱沿街叫卖：“白糖棒冰，赤豆棒冰。”每天我奶奶听到，就会拿出五分钱让我去街上买两支棒冰吃。我一听，接过钱飞快地跑出去。剥开棒冰纸，先吸吸吮吮，过过瘾，不忍三两口把它解决，那滋味，哎哟！

The old life of the southern tip of China's grand canal in Hangzhou



老底子每到天气渐渐冷起来,杭州大街小巷就能听到“爆炒米噢”的叫声。小时候,我奶奶床头始终放着一个铜罐头,里面盛着用米或年糕爆的爆米花,在那个物资贫乏的年代,这是个蛮吸引我们小伢儿的好东西。有时嘴巴馋,熬不住,趁奶奶不在,会偷偷地捞一点解解馋。若干年后自己花钱买的爆米花再也不是那个味道了,或许现在物质太丰富了。有一天偶然读到清代学者赵翼的《爆字娄诗》,这样描述爆米花:“东入吴门十万家,家家爆谷卜年华。就锅排下黄金粟,转手翻成白玉花。红粉美人占喜事,白头老叟问生涯。晓来妆饰诸儿子,数片梅花插鬓斜。”读后捧腹大笑,诗人笔下的爆米花写得如此之美,而且蛮有生活情趣。古人不易,真能也,遗憾的是我们今天却忘了。

诗中为什么叫爆米花为字娄?想是模拟爆谷之响声,北方方言把就是打雷声音叫做“字辘”的。

The old life of the southern tip of China's grand canal in Hangzhou



我小时光住在中山北路贯桥老房子时,睡在沿街小阁楼里,每天一大早被沉重的备轮车在街上拉过的“咕噜咕噜”声吵醒,就知道隔壁老墙门老黄头又到贯桥桥头去卖烘番薯了。不晓得怎么回事,别人家做的烘番薯,价格再便宜,就是卖不过他,只要吃过他的番薯,就不要吃其他的了。他在贯桥一带蛮有名气。这位瘦小的老头脸上黑黝黝的,像从来没有洗过澡似的,鼻梁上架着一副一边缺了镜脚用绳子绑定的近视眼镜,穿着一件不合当时社会的旧西装,口袋里始终装着一瓶高粱酒,没人时拿出来喝一口,过过瘾。但他的手伸出来卖东西时倒是白净的,还戴着一块英纳格手表,每天都蛮仔细地戴着布手套加煤炭,从不马虎。烘番薯的炉子是他亲手用洋汽油桶做的,炉子里面加了几道粗铁丝,非常讲究。据说这些是他在日本留学时学来的,难怪他烘焙的番薯与人不一样。听我周围的大婶说,别看他孤单单一人,他从前蛮吃香的,是一个好人。

The old life of the southern tip of China's grand canal in Hangzhou



每年立冬之后，杭州街头那一棵棵银杏树上扇子形状的叶子由绿色换成金黄色，在阳光下金灿灿的非常好看，这时树上的白果儿也成熟了。老底子街头巷尾常常可听到备轮车沿街滚动的咕噜咕噜声和“糖炒白果儿，香是香来糯是糯”的叫卖声，弄得小伢儿嘴巴里口水儿滴滴的，吵着要买。

我小时候住贯桥时，常常去斜对面耀松伯家的炒货店。耀松伯蛮喜欢我，他晓得我喜欢画画，常常将从外面收购来的旧书中有画的书留下送我，条件是必须画给他看。我从小就学的《芥子园画谱》就是这样来的，它无意练就了我的观察、写生能力。其他旧书他统统用来包装炒货，有时还从盛花生、瓜子的袋中抓一把装在我口袋里要我吃，弄得我好难为情。炒货店每年立冬一过就忙碌起来，门口墙角边屋檐下支一只土灶头，上面放一只大铁锅，锅里放上粗沙或盐，开始炒花生、山核桃等。白果儿与别的山货不一样，它壳儿薄，炒的时候炉火不能太旺，不然容易焦掉。一般都是灶头火改为文火，将锅子温热就开始不停炒，不然不香不糯不好吃。耀松伯做炒货可是个高手，尤其是糖炒白果儿，那真叫香是香来糯是糯，我们周围邻居都只认他一家。

The old life of the southern tip of China's grand canal in Hangzhou



我小时候印象最深的馄饨摊，是贯桥清远桥巷口的那一家，每天晚上像约定一样准时，我在家里就能清晰地听到敲打挂在馄饨担上的毛竹筒发出的“笃笃笃”的声音。

现在馄饨摊没有了，我成了小区后面一家江西佬表开的豆浆馄饨店的常客。店主是一位矮小个子，话儿不多，每天天蒙蒙亮就开始用石磨磨黄豆做豆浆，一直干到下午休锣。每次见到我就眯着还红的眼睛笑道：“臭知识分子。”他们一家在我们小区后面简易房里卖馄饨小吃十多年了，一直受到周围大爷大娘喜欢，因为他们地道实惠，一碗馄饨捧出来清清白白，一碗豆浆豆花儿实足，让人吃的放心。旁边各种小吃店蛮多，东西也蛮花俏，但都开不长，甚至有的开了一两个月就关门改行了。为什么？用邻居大爷大妈的话说：心太凶，做生意不厚道。

门板儿饭

The old life of the southern tip of China's grand canal in Hangzhou



老底子杭州卖鱼桥、大关一带运河边，有不少专做码头工人、船夫，踏儿哥或给人挑担等卖苦力的人生意的小饭店。每天快到晌午时，这些店家开始忙碌，急急忙忙将门板下掉，放到沿街门口当作吃饭的台板，底下放两个条凳搁牢。门板上放满刚刚出锅的菜肴，如鸭血豆腐、油冬儿炒豆腐皮、大块肉、咸鲞蒸蛋、萝卜肉骨头等。吃饭用的统统是蓝边大海碗，盛饭时用白纱布包住一旋，饭就在碗里高高地堆起，木佬佬实惠。吃时可不能先动筷子，必须先要大口吞掉山一样的饭尖儿，这样饭粒不会散落。然后倒点汤汤卤儿把碗沿的饭加湿，这样就方便吃了，不用担心塌掉。这才是吃门板饭的圈内人，不然一看外行闹笑话。

卤味摊

The old life of the southern tip of China's grand canal in Hangzhou



二十多年前中山路与屏风街没有改造时，巷口拐角落有一家做了几十年的卤味摊，专卖牛肉、羊肉、猪肺和大肠等卤制品。老板是一个瘦老头儿，每天我去学校读书都要经过他的摊位，画中画的就是那个时光的情景。每天摊主早早出摊，因为旁边就是屏风街菜场。下午早早收摊不做了，只做半天生意。这时你会看见老板在门口桶里或盆里认真洗晚上要烧的卤制品，一只只猪肺在灌水……摊位很简单，一张简易的木桌子，上面放一个占据桌子三分二位子的三格玻璃柜，一边装了两扇移动门，桌子另一半放着一块墩头，用来切卤制品的。他家的猪肺我印象蛮深，我爷爷隔三差五就叫我去他的摊位上买一二块钱猪肺头吃，东西清爽，味道鲜美。几十年后，每次路过中山路那里就会想起。

老手艺

Old craft



The old life of the southern tip of China's grand canal in Hangzhou



篾匠可能是最古老的民间手艺人了，据说早在杭州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遗址中，就已发现有竹制器物了。

我小时光，中山北路贯桥的家边上有一家竹器店，每天看见老篾匠低头用一把刀在把竹子劈成薄片，然后编竹片。一会儿功夫，一只菜篮子就编好了，很神奇！那时买菜、买东西都拎竹篮子，蛮环保。

其实篾匠做活是很讲基本功的，砍、锯、切、剖、拉、撬、编、织、削、磨，样样要精到，此功夫决不是一朝能学好的。砍竹，是篾匠的绝技，篾匠活的精细，全在手上。接下来便专心致志编织。有时为编织一只大的竹箱就要花好多天，这不光光要耐得住寂寞，还要有非凡的耐心、毅力，甚至超然物外的那么一种境界。老篾匠话极少，即使面对我们小仵儿的惊讶，老篾匠始终呵呵地笑，从不间断手中的活计。或许他把绝大多数话都编进了这表面清凉光滑的竹器里去了。这看似日复一日百无聊赖的劳作，支撑他的就是他这满屋子的竹品。

The old life of the southern tip of China's grand canal in Hangzhou



白铁匠，杭州人都叫“白铁师傅”。我家住在中山北路仓桥时，有一位邻居就是个白铁师傅，他一个人靠这门手艺养活了全家老老小小十二个人，而且日子过得有滋有味，放在今天那是不可思议的。小时光我一有时间就蹲在他边上看他干活，很好奇。只见他用一把剪刀和一个木榔头，一会儿功夫，一张白铁皮在他手下变成了酒壶、漏斗和水桶。画中画的是我记忆中的事，这些漏斗、水桶现在已经很难寻觅到了，即使有也很少有人用了，我不知道这应该是喜还是忧。

The old life of the southern tip of China's grand canal in Hangzhou



我的一位未曾谋面的舅公是一位运河老石匠师傅，那是从小听我爷爷讲的。他，人活一辈子闷声不响，只晓得在运河边做石匠活，因为家里穷，没有讨过老婆，人老了只好回老家。但手很巧，石头在他手上可以雕出各式各样的东西来。三十年前我在搞涉外工作时，很想见到他，遗憾的是一直没有时间，等到有时间去看时他已经离开人世了。后来我在老家东阳舅公住的老屋见到他平时空闲做的小石雕，确实不错，有大汉遗风。我走在运河边，看到运河的桥、码头、河埠头的那些石雕，如欢喜永宁桥桥柱上的形态各异的石狮子和桥联，广济桥桥柱上的莲花，河埠头上系船绳的如意钩，就会想，这会不会是舅公做的？

造秤修秤

The old life of the southern tip of China's grand canal in Hangzhou



造秤修秤，是一门蛮古老的手艺行当。二十年前在杭州卖鱼桥湖墅路上，我经常看到一位老先生整天待在一间简易门面的老房子里，戴着老花眼镜埋头修秤，旁边挂着、堆积着各种已做好或还没弄好的大大小小的秤和砣，他始终在很认真地刨杆、打孔、钉秤星，看似简单的杆秤，要一百多道工序才能完成。

老底子手工艺非常讲究职业道德，如在秤杆找零刻度的位置，从来不会马虎，这是做秤的关键一步，是一杆好秤的标准。秤杆上的星花还有一个说头。老底子一市斤等于十六两，所以老杆秤上一市斤就有十六颗星花，其中十三颗星代表北斗七星和南斗六星，剩下秤杆尾端的三颗星，代表福禄寿三星。这样称重时，如果少一两就是损福，短人二两就是减禄，如果短人三两，就要折寿了，这种代代相传的说法，也是对杆秤匠人和杆秤使用者的一种道德约束。

不到二十年，突然发现杆秤已经被电子秤取代了，现在即使在农贸市场也难得一见。湖墅路上的那位修秤老先生，在十多年前湖墅路改造后同杆秤一起消失，以后我再也没有看到杭州城市里的修秤人。

The old life of the southern tip of China's grand canal in Hangzhou



“磨剪刀哦……戥菜刀！”这种老底子经常听到的磨刀人背着条凳儿走街串巷时高亢又有点苍凉的吆喝声已经好久没听见了，突然出现在我的小区内，我感到惊讶！急忙在家里寻了一把早已发钝扔在角落里的剪刀，下楼找磨刀师傅，只见小区门口已经有好几位大伯大妈拿着剪刀菜刀，围着一位头发花白、精瘦的老头。老头戴着一副老花眼镜，低着头，身上围着一块寻不到原色的围兜横跨坐在一张条凳上，一边把条凳前脚上系住的小铁桶里的水轻轻泼在细磨石上，一边伸出青筋露出的手将剪刀来回磨。不到一支烟的功夫，一把剪刀被老师傅弄得锋利无比。我趁此空当问：“老师傅从何处退休？”他抬头看了我一眼说：“从张小泉剪刀厂退休，这个行业干了有五十多年了。”突然间，我发现来磨剪刀的人全是白发老年人，青年人一个也没有。这是是我们生活方式方法变了，还是我们的价值观念变了？

The old life of the southern tip of China's grand canal in Hangzhou



补碗盖，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杭州街头巷尾还能看到。那年代，用一二毛钱买的一只碗还是奢侈品，坏了，不如花一二分钱修补一下，还能用，老百姓就是这样朴实的生活。改革开放后，老百姓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像补碗这样靠修修补补又一年的旧观念与老行当一起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老底子补碗人都是江西人，老杭州以前有一句俗语：“江西人补碗自顾自。”

The old life of the southern tip of China's grand canal in Hangzhou



补伞是一项蛮古老的民间传承工艺技术，也体现了中国老百姓勤俭持家的美德。

落底毛我待在屋里头，常常听到外面街头有人喉咙十响一路叫过去：“修洋伞，补油伞。”跑出门一看，是一个头戴绍兴黑毡帽，斜背着一个挎包，包上系着一些竹丝的人在叫。隔壁头大妈大婶听到有人修伞，急忙从角落拿出早已散骨的洋伞或油布伞，请师傅给看一下，如果能修好那也是蛮划算的。这时，师傅坐在大婶拿来的竹椅子上，从自己口袋里取出一支劳保香烟往嘴上一叼，蛮认真地检查雨伞，然后拿出包里的钳子、铁丝和剪刀等工具，开始修了起来，不一会儿，一把伞变得完好如初。

The old life of the southern tip of China's grand canal in Hangzhou



老底子街头拐角处都有修车人在那里埋头修车，一个小小的修车摊可维持修车师傅一家人的生计。这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写照。中国曾经被称为自行车王国，八九十年代，每天早上六点过后和下午四五点钟期间，你只要站在马路任何一个四拐角看，那骑自行车的人群像大江里的鲢鱼大批大批在你眼前游过，木佬佬好看。老底子在城市里生活的人家几乎都有自行车，有的不止一辆，房子本来就小，家里人多，放在屋子里走都走不进去，放在屋外又怕被偷。唉！日子还是要过，但没有雾霾，空气不要钱。现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国，经济发展速度真快，放在三十年前想都不敢想。但问题出现了，路堵了，雾霾来了，空气要花钱了。我不知道是喜还是忧。站在小区门口看着越来越驼背、越来越被冷落的修了一辈子自行车的老头，以前我是他的常客，如今也只能默默无语。

The old life of the southern tip of China's grand canal in Hangzhou



早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还有很多人是文盲或半文盲，不像现在大学生遍地都是，也就有了代人写信的营生。我曾见过几位专干这行的老先生，其中一位就住在贯桥中山北路319号大墙门里。每天一早，他就独自一人坐在我家斜对面邮局门口屋檐下，一张茶几，一把竹椅，一瓶蓝墨水，一支蘸笔，一刀信纸。在秋冬季节，戴着一顶西瓜帽，清瘦的脸上戴一副高度近视的圆眼镜，身穿长布衫，脚穿黑色中式布鞋，与画中的老先生有点神似，没有人来时，就静静地躬身等候。

The old life of the southern tip of China's grand canal in Hangzhou



“土方一帖，气死郎中。”这是老底子民间流传的一句俗语。老底子小老百姓生病没有劳保，大多数人看不起郎中，只能求助街头角落里的草药郎中配一服药或民间口口相传的某一草药医治，死马当活马医。不过民间确实有高手，毕竟中国的中医有几千年悠久历史，有一些民间秘方，坐堂医生不一定晓得。我小时候曾亲耳听说过，我爷爷就有这么一回事。他在五十岁时突然全身浮肿无力，眼睛也基本看不见，请了很多郎中看过，都没有法子，全家弄得焦头烂额。一天，我太婆想到一个民间土方，让我爷爷拿平时自己的夜壶，先用碎瓦片和黄酒洗荡一下，再用黄酒煮猪肺头吃。没有想到三天后，浮肿退了很多，一个星期后眼睛也看见东西了，一个月后全身康复了。后来到了八十岁，眼睛照样能穿针引线，你说神奇吗？一个土方救了爷爷也救了我们一家。一次在路上，遇到我爷爷的老朋友，一位老中医，杭州人尊称他为许半仙，他见到我爷爷很惊讶，问我爷爷怎么好了，我爷爷说，用夜壶黄酒煮肺头吃好的。老中医听了若有所思：“哦！难怪！但我们不会开此方的。”

The old life of the southern tip of China's grand canal in Hangzhou



绞脸，是中国民间代代传下来的原生态美容，对身体没有一丁点儿伤害。工具很简单，首先是一根红线（红色是中国老百姓最喜爱的，吉利），二是刨花儿泡水一碗，三是用于嘴唇、脸颊涂抹的胭脂和几朵玫瑰，四是用于妆后修妆的白粉。我有几次路过大厦专卖美容化妆品的柜台，见有不少大大小小的女人在选化妆品，那个认真劲见了我都想笑，唉！花钱买“毒品”，做了冤大头，还自以为得了便宜。当然爱美之心自古有之，但有些奢侈品不一定就是好东西，更不能全信广告，还是原生态的好。

The old life of the southern tip of China's grand canal in Hangzhou



在民间，人如无力不舒服，甚至不想吃饭、懒洋洋只想睡时，就采用刮痧的土方法来治疗。我记得我在读小学一二级时，夏天放暑假，有一次几个和我差不多大的伢儿来叫我出去捉知了，我却呆呆地坐在门口一动不动，不理他们。这时我妈见我异样，心想平时一定立马跟他们去了，今天为什么没有反应？她过来在我头上一摸，说：“理人你病了！中暑了！”她急忙在家门口捡了一块破瓷片，回家盛了一碗水，让我扑倒在板凳上。她在我头颈上沾了一点水，手握瓷片，先轻轻地刮拭，待到我对痛适应后加重力道。这会儿我有点熬不住，叫了起来，身上也有汗水沁出，颈上经刮拭出现了三条红色粟粒状的条纹。我妈又开始在我背部刮拭，直到背上痧出来。尽管有点痛，但浑身有一种轻松感。我妈又端来一碗温水，叫我喝下去，说是可以助肌体进一步排毒驱邪。后来我才晓得，刮痧可以达到活血化瘀、排毒解毒的作用，正是中国民间中医的一朵奇葩。

The old life of the southern tip of China's grand canal in Hangzhou



老底子杭州有专门为人修整脚上不适的行业,叫“修脚”。那是一个很辛苦的行当,背着吃饭工具起早贪黑走街串巷,风里来雨里去。需要修脚的基本上是一些靠脚吃饭的劳工,如拉黄包车的、运河码头工人、跑单帮的,有钱人家脚上不舒服不寻他们,专门寻郎中看了。这门传承了几千年的老行当,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文革”开始后作为封建修批判而消失了。现在的修脚与从前完全不同了,大街小巷里几间、几十间公开挂着“足浴”牌子,装饰一新,开着空调,让你在室内坐着或躺着,有人给你泡脚,舒舒服服地洗脚。不过重视洗脚也是对的,病从脚起,人老脚先老。

The old life of the southern tip of China's grand canal in Hangzhou



阉鸡,是一种蛮老的行当,过去杭州老房子角落里或小天井里都习惯搭一个简单鸡笼,养几只鸡。每到五月左右,小公鸡开始换出新羽时,杭州街头就有萧山人或绍兴人头戴黑毡帽,肩上挎着一个包,胳膊下夹着一把油纸伞叫道:“阉鸡哦!阉鸡!”现在的小朋友可能不晓得,鸡也搞计划生育,我蛮小时候就见过,哪户人家要阉鸡,阉鸡人小板凳一坐,伸手将小公鸡揪住,把鸡头一扭藏进鸡翼下,左脚踩牢翅膀,右脚踩牢鸡爪不让它动,用手在鸡翅膀下边“刷刷刷”拨下一小片鸡毛,然后拿出小刀飞快地切开一道口子,再用一把两头带钩的工具把这道口子撑开,接着用一根尺余长、一头系着条细线儿的铁丝伸进口子里头,用手捻起线儿拉扯几下,用小勺子把鸡子(鸡的睾丸)从里面掏出,塞给小公鸡吃。整个过程动作快、准、稳,一气呵成,公鸡也就成为阉鸡了。

The old life of the southern tip of China's grand canal in Hangzhou



改革开放前，杭州一过中秋节，就可看到那些背井离乡的温州人，背着弹棉花工具走街串巷给人弹棉花。一把弯弹弓，用竹制成，四尺左右长，两头拿绳子绷紧，一只大木磨盘，一把弹花用的木捶和一条牵纱篾，就这些吃饭工具。弹棉花时，弹棉郎将一把构造简单的弯弹弓背在右肩上，一头用布绳系在腰上稳固弹弓，左手拿竹竿，理平蓬松的棉花，右手用弹花捶敲打弓弦，将棉纤维弹松，“嘭嘭嘭”，声音很有节奏。

弹棉花不仅是力气活，也是细工活，敲弓的时候蛮吃力，而上线则需要细致。上线时，要由两个人将棉絮的两面用纱纵横布成网状，以固定棉絮。这样，一条棉被才初具规模，再经过多次压、磨，一整套工序下来，一条暖暖的棉被才算大功告成。

The old life of the southern tip of China's grand canal in Hangzhou



画中画的是老底子杭州大街小巷卖面塑的艺人。面塑艺术早在汉代就有文字记载，经过了几千年的传承和经营。它是以面粉、糯米粉为主要原料，再加上石蜡、蜂蜜等成分制成各色柔软面团。捏面艺人随手取一小块面团，在手中几经捏、搓、揉、掀，用一把小小竹刀非常娴熟地点、切、刻、塑，顷刻之间变成孙悟空、猪八戒、大公鸡、孔雀等栩栩如生的艺术作品，倾倒观众。

The old life of the southern tip of China's grand canal in Hangzhou



扇子，是杭州蛮有名气的一大旅游产品。现在人一般都晓得王星记扇子，很少有人晓得杭州还有一家比王星记还要老、名气还要大的扇庄，叫舒莲记，扇子是以做工精湛而得名，出口日本和东南亚一带。杭州有一条巷叫扇子巷，因这两家扇庄都开在这条巷里而得名。舒莲记扇庄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展公私合营时才消失。有一回我去河坊街，见到有一家小店在卖舒莲记牌子的扇子。看了这粗糙的扇子，问老板什么地方生产的，他支支吾吾半天没有回答。我晓得，该扇不过是仿制品。三十前，我曾想要像帮助恢复邵芝岩笔庄一样帮助舒莲记恢复，走访了几位还健在的老扇工，后来因发生变故没办成，至今遗憾。

The old life of the southern tip of China's grand canal in Hangzhou



杭绣，即杭州地方特色刺绣。现在青年一般晓得苏绣、湘绣、蜀绣和粤绣四大名绣，但不晓得杭绣，更不晓得怎样刺绣。我最早接触刺绣是在五十年前，刚读小学，有一天，在一个旧衣柜里寻找东西时，无意间看到几片蛮漂亮的巴掌大小的刺绣，白色的布上绣着鸳鸯和荷花、牡丹。出于好奇急忙问母亲这是干什么用的。母亲一把拿过来说：没有什么！又放回原处。后来才晓得，老底子农村妇女都要会针线活，包括刺绣，我母亲可能认为做得不好羞于见人，但在我眼里已经相当不错了，可与工艺师媲美。后来我趁母亲不在时偷偷地拿出来看了几次，不久“文革”了，以后再去就寻不着了。

杭绣据说起源于汉代，到了南宋时技艺水平已经很高了。据明代万历年间张应文《清秘藏》记载：“宋人之绣，针线细密，用线止一二丝，用针如发，细者为之，设色精妙，光彩夺目。”老底子天水桥、后市街、高银巷木瓜弄、弼教坊一带都有刺绣作坊，刺绣艺人多时有二百余人，以男工为主，而且行业中形成了只收男工不收女工、只传媳妇不传女儿的规矩，此风一直沿袭到解放前。

西湖拐杖

The old life of the southern tip of China's grand canal in Hangzhou



老底子杭嘉湖一带来杭州天竺烧香的香客，一般会买一根拐杖回家，带给家里的老人，告诉他们去过天堂杭州了，他们也为
你感到高兴。这不仅仅是拐杖，而是一种幸福感，这就是老底子
人质朴的情感表达。画中画的是我过去一户邻居一家人做拐杖的
情景，我有时候也会帮忙在拐杖上画三潭印月、平湖秋月等图案，
蛮有意思的。

老行当

Old business



The old life of the southern tip of China's grand canal in Hangzhou



画中的杂货儿店，是我小时候每天读书去必经的地方，它就在杭州中山北路百井坊巷口。这个店最吸引我的是柜台里面各种各样的铅笔、铅笔盒和橡皮。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国家还很穷，每个月父亲发工资后会给我五分零花钱，这在那个年代可去杭州市少年宫看一场电影享受享受，但我看着那些好看的铅笔盒还是舍不得买，心想将来大了，我要买好多好多。时光如水，到了八十年代，杂货儿店变成了肯德基，到了本世纪，那里变成了空地……

The old life of the southern tip of China's grand canal in Hangzhou



老底子杭州运河边有“三缸”：粪缸、染缸和酱缸。这“三缸”当年有上百家之多，而且还蛮吃香的。

杭州的酱菜也是有历史的，酱菜的做法多出自南宋宫廷，做工精细，用料讲究，成品甜咸刚好，味道鲜美，货真价实，很受当地老百姓喜欢，已经成了杭帮早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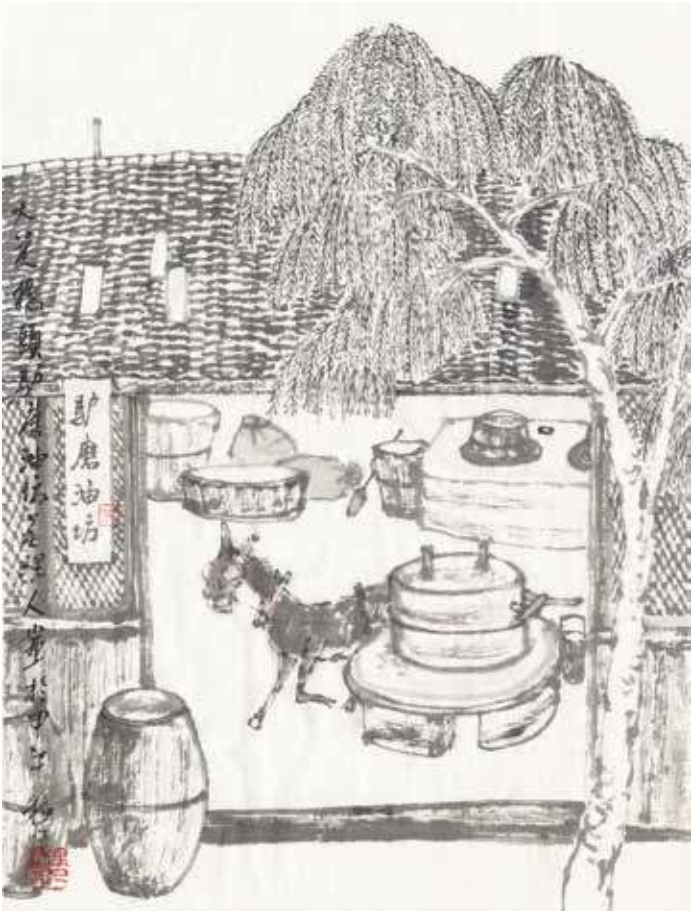
我小时候每天去百井坊巷小学读书，都会路过在仓桥拐角屏风街口的一家小酱酒店，老远就闻到一股酱香味儿。这家酱酒店店面不大，只有一间门面，左边一个曲尺形木柜台，右边放一张矮方桌和条凳，供喜欢喝酒的人小酌。柜台后面摆放着一溜黑釉酱缸和大肚子缸坛。柜台上青花瓷盆里，盛着各种腌制品，什锦菜、大头菜、糖醋蒜头和宝塔菜等，酱香浓郁。老板一年四季都忙碌，春天制曲，夏天晒酱，秋天淋醋、淋酱油，初冬腌制萝卜，前店后作坊，自产自销，小有名气。但他再忙从不雇佣外人，一直是夫妻店，最大女儿有空搭一个帮手。有的时候，我也会拿着瓶子跑去买二分钱醋或三分钱酱油，这时候，老板娘总是叮嘱我慢点走，小心瓶子。可能是老板勤快，老板娘态度热情和蔼，他们的生意一直红火。

The old life of the southern tip of China's grand canal in Hangzhou



米行，那是老名称，到我们这一代已经改叫粮食店。离我们家不远有一家仓桥粮食店，是一个老墙门，一进门是天井，迎面是一座三间门面宽的二层老式雕花老屋，对门是一排长柜台，左面堆放一袋袋粮食和面粉。柜台后几位男女营业员穿着白褂忙碌着给顾客盛米、称米、算账。那是计划经济的年代，买什么东西都要票，粮食就不用说了，吃粮油凭票证按月定量供应。那年月，粮食票证比钱还值钱，一个正在长身体的大小伙子，一顿也只有二两半供应，肚子里又没有油水，更加容易饿。我家全靠我爷爷奶奶他们省下来，不然全家几口人根本吃不饱饭。记得我第一次独自去粮店买米，是我读小学一年级刚开始不久，我奶奶有事跑不开。她让我拿一只布袋、钱和粮票去粮店买十公斤米回来，我非常乐意，雄赳赳气昂昂跑进米店。当我付钱，交了粮食票后，一位女营业员看我一个小萝卜头，在柜台里伸出头来一再叮嘱我要攥牢口袋，对准漏斗漏出的粮食时，我开始紧张起来，脸憋得通红。当看到漏斗漏出粮食的刹那间，我长长地吐了一口气。十公斤米对一个成年人来说不在话下，但对一个七八岁的城里孩子来说有点重。就这样连抱带拖背到家门口，奶奶看见急忙跑过来，摸着孙儿满是汗水的头，说我孙子是大人了，我听了也骄傲了一把！

The old life of the southern tip of China's grand canal in Hangzhou



前几年应章太炎纪念馆王馆长之邀画一本《章太炎与仓前老街》，总共六十一幅画，其中有一幅是已经消失的泰丰油坊。泰丰油坊在当地蛮有名，有十间门面蛮大、沿余杭塘河的两层房子，门前河边有两个私家码头，够气派！现在房子经修复已还原旧貌，尽管油坊早已不开了，但从这条老街上残存的长亭和沿河那么多的店面就晓得，曾经多么繁荣。

我想起在京杭大运河博物馆工作时，有一位六十多岁的老人说起，他从小住在老大关桥，他爷爷早年曾经营一家三开间门面的驴磨油坊。那是最原始的手工榨油作坊，一盘石磨，一头推磨的毛驴，所有胡麻先磨后榨。毛驴是油坊的主要劳动力，他爷爷将它喂养得膘肥体壮，人见人夸。那时每天一大早，油坊里的袅袅轻烟升起，站在大关桥头，就能闻到飘散在空气中的胡麻油香味。

The old life of the southern tip of China's grand canal in Hangzhou



我住中山路贯桥时，隔壁头有一家姓来的豆腐私人作坊，周围邻居都戏称老板娘为“豆腐西施”，其实她并不漂亮，可能是人勤快而实在的缘故吧。他们一家是地道萧山人，萧山人做事情比杭州人挖抓，两夫妻供养八个孩子，不容易，照样过得蛮滋润。在那个物质相当短缺，买什么东西都要凭票供应的年代，豆腐店也是蛮吃香的，有时不起早排队还买不到，这时候就需要开开后门。我家可能沾了邻居的光，也可能是他们每天早上一大早起来干活影响我们休息，因为我们两家之间就一道木板隔离，隔壁头稍微发出一点声音就能听见，何况用石磨磨豆和打石膏的声音了。他们觉得不好意思，有时会将一些残缺的不能直接卖的豆腐干照顾我们，或者将豆腐渣卖给我们。这样的生活一直到“文革”开始我们搬离那里才结束。记忆中的豆腐渣毛好吃，有时心血来潮，也会去买些豆腐渣回来解解馋，但现在不管我怎么弄都没有从前那个味了。

The old life of the southern tip of China's grand canal in Hangzhou



早在四十年前，杭州还有给人挑水卖水的行当，挑水阿二就是那个特殊时期的无奈人。他其实姓张，但大家把他的姓给忘了，不论老小都叫他“挑水阿二”。他是一位打过日本鬼子，后来跟人投诚老兵，人很老实厚道，不善言辞，又不识字，解放后失业，以挑水为生。每天从早到晚，不论刮风下雪，他都坐在我家门口守着自来水龙头。那时他已经五十多岁，住在清远桥玄坛弄一个老墙门外的一间简陋棚户里，一家三口人，吃喝拉撒全在里面。他老婆是解放后居民干部给介绍的，曾经是一位逃散后不知死活的国民党小军官的女人，结婚那年他四十多岁，老婆三十多岁。儿子是领养的一个孤儿，那年才四五岁。就这样一个家，全凭他卖一分钱一桶的水或给人挑水来养活全家，还供儿子读书，不容易。他的背越来越驼，后来得了哮喘，越来越严重，但他仍然给人挑水，两只盛满的水大水桶不再像从前挑得那样稳，一路上淌下的水越来越多。

若干年后我已经搬到别地住了，有一天我路过那个自来水龙头，见有一位不认识的人在卖水，停下来一打听，老邻居讲挑水阿二走了，突然感到内心空空的。画中的人就是我记忆中的这位小人物，他尽管没有轰轰烈烈，再平凡不过，但是我们的生活就是在平凡中过来的呀！

The old life of the southern tip of China's grand canal in Hangzhou



画中的药店是我住在中山北路 378 号时，每天到百井坊巷小学读书时都会路过的仓桥一家药店。药店二开门，左边是一排玻璃柜，主要卖西药，右边是一排木柜，靠墙两面摆放着一格格小抽屉的壁橱，壁橱顶上写着十全大补、东北红参等产品介绍，柜台后面放着顾客来配的中药和天平、捣药罐、切药工具等。还没有进药店门就能闻到一股中药气味，不过这中药味我蛮喜欢闻。有时放学回家早，我会进去看他们配药，因为我蛮小就常常跟我父亲的几个要好朋友休息天去五云山、南高峰、梅家坞和古荡采草药，如一枝黄花、四叶对、车前草、金银花籽、陈伤子和白茅根等。

几十年后我为《章太炎与仓前老街》配图，其中就有一家药店。这家药店开在杭州余杭仓前老街，老板姓钱，本来是一位本本分分的生意人，因被杨乃武和小白菜的冤案牵连，无缘无故死在牢里，药店也从此没落，遗址还在。

The old life of the southern tip of China's grand canal in Hangzhou



孵坊，故名思义就是孵化小鸡小鸭的地方。运河边的小河，老底子经营孵坊业务在杭州最有名，画中画的孵坊就是小河直街上现在仅存的孵坊遗址，保存得很好。这里是三河交汇处，交通方便，所以这里搞批发生意比较多，杭州卖的小鸡小鸭，除萧山外基本上都出产自这里。我尽管从不吃鸡鸭，但很喜欢养鸡鸭，因为鸡鸭很有灵性，每天回家将鸡放出来喂食是最温馨的事。我坐在一边看书，没多久，一只只鸡就会很安静地围在我身边。当我看到它们时有一种被信任感，不舍得将它们任何一只杀掉。唉，没办法，每次知道有鸡鸭被杀后我心都空落落的，好久才还神。

The old life of the southern tip of China's grand canal in Hangzhou



小时候我住贯桥时，隔壁头有一家剃头店，我们左邻右舍都叫剃头师傅“红鼻头阿三”。在我记忆里，他是一位身材胖胖、满头白发的老头，鼻头始终红红的，可能是他在兄弟中排行老三，所以大家都这样叫他，倒把他真名给忘了。他也不介意，只是笑笑。但我见他还是叫他爷爷，因为他和我爷爷年纪差不多。

老剃头师傅有一手精湛的剃头手艺。不像那些走街串巷挑着剃头行当的剃头匠，他几十年如一日守住自己的店面为他的老顾客们服务。随着他年龄越来越大，眼睛越来越花，手也越来越发抖，眼看着老主顾越来越少，老剃头师傅的鼻头也越来越红。他经常躺在剃头椅子上，打开伴了他好多年的收音机听越剧，感觉到越来越寂寞了。

有一天，我们住在贯桥的几户人家因旁边的新兴塑料厂要扩建而拆迁，就这样与他分开了。又过去几年，听说老剃头师傅有一天突然倒下，再也没有起来。

The old life of the southern tip of China's grand canal in Hangzho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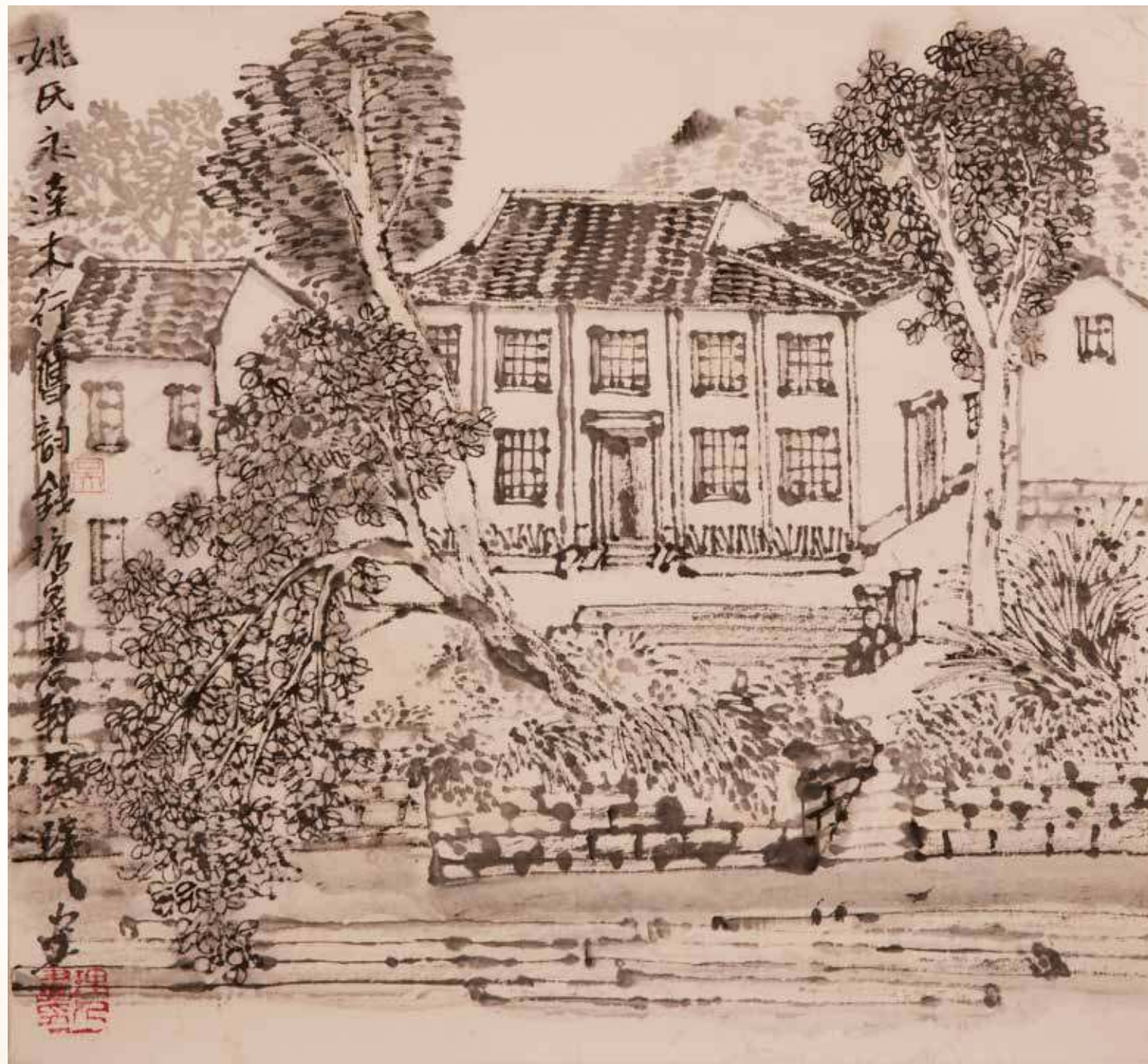
我小时光看到的钟表店就是中山北路贯桥巷口的那家，在我家斜对面。一个小小的门面，有一点拥挤，玻璃柜里放着、墙上挂着的全是各种各样的钟，经常看见店主一个人静静地在检查钟表。大一点的钟表店就是众安桥那家亨得利了，小时光只是偶然好奇看看，工作了，在自己店里买了一只表，带日历的上海产手表。这种手表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可时髦呢，普通人想都不敢想，我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当年有这样一只表使我激动了好几天。

The old life of the southern tip of China's grand canal in Hangzhou



铁匠铺也叫打铁店，我住中山北路仓桥时，有一户邻居就是打铁的。在我家后门头，经常听到丁丁当当的打击声，一只高炉烧得通红通红，一会儿工夫一把犁头就做好了。大约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听不见敲打声音了，后来听说他们一家都进工厂上班去了。

The old life of the southern tip of China's grand canal in Hangzhou



以前木行在杭州蛮多，因为杭州是个水乡城市，又在大运河南端。记得我小时候出生地贯桥贴隔壁头就是一家木器加工行，大门进去，空旷的场地堆满大大小小的木头。我小时候常进去爬，和同我差不多大的伢儿追追儿，我右额头上有一块大疤，就是那个年头，不晓得哪个将一把双人梯撞倒砸在头上留下的。据说木行是解放前一个资本家开的，解放后收归集体，“文革”前夕改成杭州新业塑料厂。没有多久，我家搬迁到斜对面中山北路378号。

十多年前我去画运河采风，走进小河直街，看到一幢被树荫遮蔽的三间门面的青砖西式洋楼，它正面朝西，面向小河。后来一打听，这是杭州运河仅存的一家运河木行——姚氏永达木行。我与它有缘，将它画了下来。

The old life of the southern tip of China's grand canal in Hangzhou



我的爷爷是一位三代祖传的鞋匠师傅，他舂鞋从不马虎，生熟不欺，不论是清朝，还是孙传芳军阀、日本鬼子、民国、共产党时期，都是老老实实做人。一辈子奉行吃亏是福，所以生意一直蛮好，做不完，在中山北路孩儿巷至天水桥一带蛮有口碑，不论老小都叫他扬武伯。尽管生意来不及做，他从不收徒，也不叫儿孙学，只求儿孙好好读书。他用一针一线在1957年培养了一位中国人民大学首届大学毕业生，在北京城楼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接见，后来成为中国交通公路著名专家教授。我只是记得每逢冬至后因生意特别忙，麻绳不够，他才让家人帮助搓麻绳。这时光，全家人在堂前围在灯下帮忙，我也卷起小裤腿学着大人的样子搓麻绳，用作舂鞋的绳。这季节门外寒风凛冽，屋内一家人围在炭炉子边低头忙碌也就忘记了寒冷，这样的情景要忙到春节才结束。往事如烟，好像在做梦，有时候真想一直做下去……

The old life of the southern tip of China's grand canal in Hangzhou



我一位小学同学也是我的邻居，他父亲就开了一家箍桶店，周围邻居都叫他谭木匠，他在那里开了几十年，老家绍兴。
 每次去他家玩，他父亲始终是低着头，不是在刨就是在拍打木桶。每年的夏天他特别忙碌，因为邻居都把闲置的洗澡盆、木桶等拿出来，请箍桶师傅修一下，烂掉的板换上新的，有发现有漏洞先箍紧，补一点石膏，再刷上几遍桐油还好再用，老百姓就是这样朴实、节俭。这样的活很多，但赚不了多少钱，要让箍桶匠来劲的是接到某人女儿出嫁准备嫁妆的活。我们江浙一带有一种民间习俗，一般人家女儿出嫁，陪嫁中少不了两样东西，马桶和脚桶，殷实有钱人家陪嫁就更多了。做这活儿不仅杉木材料要好（民间俗称“和木”），招待也好，就连工钱也高许多。这时送一句吉利话，东家一高兴还会多给。
 随着塑料洗脸盆、水桶等逐渐进入百姓生活，箍桶店逐渐淡出我们的视眼，老底子街头巷尾“箍桶要否”、“箍桶”的吆喝声也成了我们的记忆，连同那木脚盆、木马桶一起进入民俗博物馆。

The old life of the southern tip of China's grand canal in Hangzhou



卖门儿布，这是杭州城里人的一个记忆。有一位行为怪异的人，头发养得长长的，脸色白得死死的，吓人，走路晃荡荡，身上前后挂着门儿布，走几步，抖几抖，蛮好笑。经常有一帮小鬼围着跟着他看，做怪相。不过他用零头儿和旧布裱糊的门儿布非常讨邻里乡亲大婶大妈喜欢，因为他将这普普通通的活干得很服帖精到，大娘用来做鞋很顺手，所以喜欢买他的门儿布。若干年后，他过世了，从大婶大娘惋惜声中才知道，他从小出生好人家，还是一位读书人。那个年代，读书人可比现在博士生还牛。时事弄人。

The old life of the southern tip of China's grand canal in Hangzhou



杭州街巷弄堂口，老底子经常可以碰到叫卖换鸡毛鸭毛甲鱼壳的小贩，这些人基本是现在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前辈，挑着一副扁担，头戴笠壳帽，手拿小咕锣，“咕咚咕咚”，窜进蹚出。那时国家木佬佬穷，老百姓没有钱，我们这些平民百姓的小伢儿口袋里更是没有一分钱，但一点儿也没有感觉穷，一听到摇咕弄咚声音就贼忙起来，晓得可以把平时瞎弄弄的废铜烂铁换义乌糖吃了，那可比现在掺色素的洋垃圾好吃多了。几十年后我去义乌，与朋友聊起小时光很想吃义乌糖，朋友特意从家里拿来一包送给我。可能是现在物资太丰富了，过去的事只能成为故事。

The old life of the southern tip of China's grand canal in Hangzhou



锡箔店，顾名思义就是专卖民间用来供奉祖先和神的香烛、锡箔等供品的商店，一般都是前店后作坊，自己加工，用一种上面涂着一层薄锡的纸，折成元宝当做冥币。我住米市巷时，斜对面就有一户姓李的人家专做这生意，而且他们家几代人专吃这门饭。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浙江电视台为拍电视剧需要做道具的美工，一位在浙江话剧团工作的周姓美工看见这家锡箔店老板做东西手脚灵巧，想请他帮忙做拍片道具。老板摇头说：“我老了，就守这个行业算了。我有两个儿子，他们年轻，如需要可招他们。”没几年后，这家锡箔店随店主一起消失了，但他的两个儿子后来成为浙江影视蛮有名的道具行家，我在三十年前拍摄《绍兴师爷》等连续剧时与他们合作过。

画中的锡箔店老底子在运河边有很多，因为这一带寺庙很多，如马神庙、关帝庙、大庙、财神殿、张大仙庙、定光寺和明真宫，周边一带如杭嘉湖地区每年每月都有不少人来烧香，这行业就应运而生。

The old life of the southern tip of China's grand canal in Hangzhou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单位分房，搬到运河边湖墅路米市巷省广播电视厅隔壁的一条里弄里，一座在那个年代比较好的简易二层楼房，尽管住房面积不大，只有二十平方米多一点，一室一厅，不过有独立的厨房，一个三口之家算是不错的。我们楼下住的邻居就是拉黄包车的，大家都叫他“老马”。几年楼上楼下邻居下来，他的声音我已经很熟悉了，每天一早我就被他拉车出门的声音吵醒，晚上天刚刚暗下来，又听到他拉黄包车回来的声音，一会儿就是一边喝老酒一边同隔壁头邻居喉管十粗的说话声音。后来熟了，听他讲他的事。他年轻的时候是在运河坝上给来往船只翻坝为生，后来生意没有了，改行拉黄包车，到了六十年代做踏儿哥，这就是一个普普通通小老百姓的一生。

The old life of the southern tip of China's grand canal in Hangzhou



老底子运河边有不少劳工，他们以运河为生，长年不管风风雨雨都在运河上起早摸黑辛勤劳动。画中的运河纤夫就是当年以运河为生的人。我早在三十年前因单位分房过渡到米市巷，那里有不少老邻居当年就是含辛茹苦背井离乡背纤才来到杭州落脚的，我有时会去听听他们的故事。

老底子运河不像现在那么一望无边、漂亮干净，而是弯弯曲曲的一条河，两岸有许多池塘和与运河相通的小河，河道的形状像一个斗形，两边没有什么堤坝，而是慢慢向中间深下去，有的河段水流得很慢，有的地方却很急很危险，而且有漩涡，稍不谨慎就会翻船，当年的草营巷元帅庙就是为了保佑运河过往船只不要出事。那时的民用木船是靠人力摇橹而行的，当遇到顺风时，扯起篷布利用风力使船只走得更快更省力，但如遇到逆风或无风时，船上货物又装得多，单靠用木橹摇不仅吃力而且缓慢，为了赶时间，不因延误而赔钱，就会请纤夫背纤。背纤是有条件的，一是船只在河道中行而不是无边无际的湖荡，二是要有相对平直的河岸，半山桥、上塘河欢喜永宁桥等地还留存古老的石纤道遗址。纤夫背纤有两件工具必备，一件是纤桩，那是一根四五米长的毛竹竿，另一件是纤绳，用优质苕麻绞成，不太粗，既轻便又牢固，经久耐用。纤绳一头系在纤桩上，另一头系在纤板中，纤夫套着纤板身体向前倾斜，脚步不松一步一步拖着木船前行。解放后，木船手摇木橹逐步改成机械马达，不再需要纤夫，为了生活他们改行去踏三轮车等。往事如烟，他们已成故人。

